

錫山過商侯原編
鹽城印水心增訂

第一冊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讀本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編輯大意

一本編就錫山過商侯選錄原本編訂，而加以修正，並增入明清兩代文，使由周秦以迄近代，成首尾一貫之書。其文章義法，則悉本桐城，於過選之闕者補之，粹者存之，以備學校教科及自修之用，顏其名曰古文評註讀本。

一過本分十二卷，前則合爲六卷，而以朝代先後次第之。首周文，左傳爲一卷，國語，公穀，檀弓，國策，楚詞，爲一卷，次秦漢三國六朝文爲一卷，次唐文爲一卷，次宋文爲一卷，次明清文爲一卷，使讀者順時代遞嬗而下，無逆流倒溯之苦，且可藉以窺我國文章之源委，及歷朝文學之變遷。

一文之有評，始於劉勰 文心雕龍，鐘榮詩品註，則昉於漢唐經生之傳註六

經本編舊有評註，或詳或略，頗多未備，茲則重加釐訂，既不敢存囿今之見，亦不敢蹈附古之非。

一評與註，名既不同，用亦各異。評主揭示作法，凡經營結構，及一切離合變化屬之，註主解釋音義，凡音聲訓詁，及一切考證屬之。本編按照近日教授書與參考書兩例編訂，先評後註，評則於文中章法句法，起訖停頓，精神脈絡，及作者之用意，或採舊說，或出新意，無不鉤章摘句，逐一標明。註則於文中隱僻典實，及辭旨艱深之處，無不詳搜博討，語焉加詳，務使讀者無不可識之文，無不可解之義，藉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舊本評註，多夾雜行間，最易橫隔文氣。本編略仿周秦以前經注別行之遺意，凡有評註，悉附全文之後，間遇關鍵筋節處，不能不重爲點明者，則提列上方，惟各篇分段處，則採用節釋之例，附列各節之下，使讀者分之

則條理井然，合之則一氣貫串。

一今之提倡白話文者，率多詆諆古文，殊不知古文與白話，形式雖殊，精神則一，本編於每篇正文外，不論難易淺深，悉演爲白話文，言文對照，讀者試比合參觀，可以探吾國語文一致之源，可以窺今日新舊文學之奧，

一白話文雖盛行今日，其精神上所以不及古文者，則以天南地北，齊楚殊途，粵語吳聲，方言各異，讀者往往開卷茫然，反視古文爲不易辨識。本編力矯斯弊，每篇白話，皆以國語爲主，音清字朗，絕無俚言土語，錯雜其間，庶幾文軌混同，遠近一轍。學者得此，既可擷古文之菁英，又可作白話文範本，一舉而兩善備，斯則本編區區之微意也。

一本編既演爲白話，一切評註，祇求淺顯，不取艱深，故前數卷評註，皆用白話文，後數卷則稍參以文言，使讀者循序漸進，無扞格不入之弊。

一本編除評註外，兼事校讎。每篇文字異同，悉察原書校正，或數本並行，則遵從善本。如管晏列傳、贊貨殖列傳序，其中皆漏略兩行，茲依監本史記補正。馬援、誠兄子嚴、敦書，茲依欽定漢書補正。韓愈、原道，漏去經曰三句，茲依東雅堂本補正。蘇軾、范增論，漏去首段，茲依東坡七集本補正。其他字句中，或引用偶錯，或刊刻沿誤，苟管見所及，無不隨手訂正，忤不復註。明某本作某字，或作某某，以讀本與校勘記，性質不同故也。

一本編增入之明清兩代文，悉照原選體例，其評註及白話演述，亦依前例。但李善註文選，初註再註，以至五註，蘇穎濱註老子，晚年改定尤多，此編雖一再鉤稽，而疏謬之處，仍所難免，尙希博雅君子，時賜匡益，俾於再版時更正，不勝厚幸。

編者謹識

對照
古文

古文評註讀本卷一目錄

鄭伯克段於鄆(左邱明).....	一
周鄭交質(左邱明).....	八
石碯諫寵州吁(左邱明).....	一一
莊公戒飭守臣(左邱明).....	一四
曹劌論戰(左邱明).....	一八
齊伐楚盟召陵(左邱明).....	二二
宮之奇諫假道(左邱明).....	二五
重耳游歷諸國(左邱明).....	二九
介之推不言祿(左邱明).....	三九

展喜却齊師(左邱明).....	四二
燭之武退秦師(左邱明).....	四五
蹇叔哭師(左邱明).....	四九
秦師入滑(左邱明).....	五一
晉敗秦師於殽(左邱明).....	五五
趙盾弑其君(左邱明).....	五九
楚子問鼎(左邱明).....	六六
楚歸晉知罃(左邱明).....	六八
呂相絕秦(左邱明).....	七二
晏子不死君難(左邱明).....	七九
季札觀周樂(左邱明).....	八二

子產論尹何爲邑(左邱明)……………八八
夾谷之會(左邱明)……………九二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讀本卷一

左傳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三年

左邱明是魯國的史官因孔子春秋之經而作傳名爲左氏春秋又作國語後人因爲他的眼睛失明叫他盲左有人說他是姓左名邱明有人說他雙姓左邱單名明

莊公失愛
叔段得寵
一齊說出

「請制」勿
許「請京」
使居是因
爲京地大
物博後日
不易懼伏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以上叙莊公見惡之原因及姜氏溺愛之罪惡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



百忙中揮
入警使
莊公有所
戒懼

「多行」句
莊公之心
何等陰險

莊公前既
寬容到此
有伐京之
舉明知莊
公的手段
辣了

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以上叙叔段之驕縱及莊公之養惡是一片殺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以上再叙叔段之驕縱及莊公之養惡是一片殺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以上叙叔段謀叛及莊公克段是一篇正文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

春秋書法
直揭莊公
的罪惡

讀前段像
淒風苦雨
後段似
煦日和風

虧得有穎
考叔和解
否則不知
如何結局

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以上解釋春秋書法直揭莊公之隱遂寘姜氏于城

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以上叙莊公罪其弟以及其母仍是一片殺機既而悔之。穎考

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

遺。絜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

如初。以上叙莊公天良發現穎考叔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

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以上借君子論贊考叔作結

到底叔段不過一驕弟，若是莊公隨處指教，亦未嘗不能化驕為謙和，那裏知道他初說

「姑待」繼說「無庸」竟釀成叔段的罪惡，罪惡既深，又與師討伐，莊公的心腸何其很，手段何其辣呢。到了後來，母子如初，並不聽說反弟於國，是悔猶得半而失半了，總而言之，莊公始終是一個不仁的人，盲左的筆墨，亦真綿裏藏針，能將狡滑心事，曲曲描出。

註

●【鄭武公】鄭是國名，在今河南開封縣治，武公名友，是鄭國之君。●【申】國名，在今河南宛縣。●【寤生】就是難產。●【亟】讀如氣，是屢次的意思。●【制】鄭國縣名，在今河南汜水縣。●【巖】當險字講。●【號叔】號是國名，號叔，就是號國的君主。●【京】鄭國縣名，即今河南滎陽縣。●【祭仲】祭音蔡，祭仲鄭大夫。●【都城句】古時凡縣有先君的宗廟，就叫都城，方丈叫堵，三堵叫雉，一雉的牆，長三丈，高一丈，就是說侯伯的國，其城祇有三百雉，若所封兄弟的都城，自然比不上國，那麼他的城就不能過三百丈了。●【參國之一】參同三，三分其國的一份，就是一百雉。●【滋蔓】植物的細莖，向着各處延長發生，叫滋蔓，所以喻事物發生沒有底止，也叫滋蔓。●【鄙】邊境叫鄙。●【貳】是兩屬的意思。●【公子呂】字子封，鄭國的大夫。●【廩延】鄭縣名，今河南延津縣。●【完聚】是完其城郭，聚其

人民、**〔鄆〕**音煙、鄆地、今河南鄆陵縣、**〔書〕**就是孔子所作的春秋、**〔不弟〕**是說叔段不盡弟道、**〔寘〕**讀若志、是禁錮的意思、**〔穎〕**鄭地名、在今河南臨穎縣、**〔黃泉〕**地下的泉、就是說死後葬在地下的意思、**〔穎考叔〕**鄭大夫、這時做穎谷典封疆的官、**〔闕〕**讀如掘、即當掘字講、**〔隧〕**音遂、就是地道、**〔君子〕**這是左邱明特地設君子作爲論斷、其實是自稱、**〔不匱〕**謂孝子之心、沒有窮盡、

白話演述

從前鄭武公娶了申國姓姜的夫人，名叫武姜，生了莊公和共叔段，這莊公是寤生的，怎麼叫寤生，就是生產時，很覺爲難，嚇了姜氏，所以取名寤生。姜氏爲了這一點緣故，就不歡喜他，却歡喜共叔段，打算立叔段爲太子，所以屢次請求武公，那武公只是不肯答應，到了莊公即位，又來要求拿制的地方封他。莊公道：「制是很危險的地方，從前虢叔就死在那裏，若是別的地方，總可聽母親的命。」於是姜氏又要求京的地方，莊公就將京的地方封他，從此大家就稱他做京城太叔。當時祭仲聽了這個消息，便對莊公道：「都城過了三百丈，便是國家的禍害，從前祖宗的制度，大城和

本國比較起來，不過三分之一，中等的城不過是五分之一，小城只有九分之一。現在京城太大，不合法度，那就不是祖宗的制度了。你怎麼當得起呢？」莊公道：「姜氏要這樣，叫我那裏能避這禍害呢？」祭仲答道：「姜氏那裏有什麼厭足的時候呢？不如趁早打暈着罷。切莫讓她蔓延開來，若既蔓延，就不容易除的了。蔓草尚且不容易剷除，況且是君的寵弟嗎？」莊公道：「他既然多做不義的事情，必定不得久長，你不必性急，等着便了。」沒多時，太叔傳出命令，叫鄭國西邊比邊的百姓，都一起服屬了他。這時公子呂就對莊公道：「一國不能有兩個君主，你到底怎樣？若是把鄭國送給他呢？那末我就去服事他，倘然不送給他，那末就請你趕快除掉了他。不要使百姓生了別的念頭。」莊公道：「不要緊，將來禍害自然總是及到他身上的。」可是大叔又將西邊北邊，當做自己的地方，一直到了廩延纔住。子封又道：「可以發動了。地方既多，人心歸向他的也多了。」莊公道：「他做了不義的事，就沒有人歸向他。地方雖多，終歸失敗的。」後來大叔又修固城郭，預備兵器，招募士卒。不日就要暗攻鄭國，姜氏約就日期，作為內應，將要引他入城了。莊公聽得他已定期，就說道：「現在真可以發動了。」就命子封領了兵車二百乘，一逕去伐京。京城的人，果然都反叛了大叔，於是叔段逃走到鄆的地方去。莊公就一直攻打到鄆城。五月辛丑這一天，

大叔被追不過，又逃到那共國去了。魯國的史官，便寫他在冊上道：「鄭伯克段於鄆。」這句諱的解釋，就是因為叔段不盡弟道，所以不叫他是弟。這事有些像兩個君主的攻伐，因此下了一個克字。稱呼國名和爵名，是譏他失教的緣故，這就是鄭伯一意要殺太叔的心志呢。太叔不是君，所以不能說他是出奔，這都是史官不容易措辭的地方。莊公既將太叔除掉，趁勢又將姜氏置在城地方，並且立誓道：「不到黃泉，我再也不願和你相見。」沒多時，覺得這話說得太過分，有些懊悔起來了。那時穎考叔正做了穎谷的官，聽了這事，故意借貢獻的名義，到莊公那裏去。莊公便賜他吃飯。他吃飯的當兒，拿肉放在旁邊，一口也不吃他。莊公便問他爲的是什麼？穎考叔答道：「我有母親在家，我自己的東西，他老人家都吃過了，只是君王的小菜，却沒有嘗過，所以我要將這肉帶回去給母親吃呢。」莊公嘆道：「唉，你有母親，怎樣我獨沒有呢？」穎老叔道：「敢問這句話，是什麼解釋呢？」莊公就將以前的情形，從頭至尾的告訴了他。並且說已經懊悔了。穎考叔答道：你這擔什麼憂呢？若把地掘到泉水發現處開一地道，就可大家見面了。還有那個說你不是呢？莊公就照他的話做去。莊公進了那地道，隨口唱一句詩，說道：「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氏走出那地道，也隨口唱一句詩，說道：「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從此母子倆，就像從前沒有事的一般。當

曰貳日禱
兩方陰險
的心肝全
爲揭出
把兒子交
換絕妙一
種押品
強取「麥」
「禾」才消
了胸中悶
氣
兩「可」字
極言明信
的功効

時君子就論這件事道「穎考叔真正是個純篤的孝子呀，愛自己的母親，會推到莊公的身上去的。」詩經上說「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這就是道中了穎考叔純孝的這句話呢。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邱明 見前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以上敘交質之緣起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以上敘交惡之情形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采，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

信也。以上借君子論
斷交質作結

【註】

人有怎麼樣的心，却遮掩不得，終要露出馬脚來。在事未破綻時，兩邊把兒子作抵押品，表明自己的信用，似像鐵石一般。那知信用不從中心發現，却是沒有益處，所以後來弄出禍事來，就了不得。後路歷引微賤的東西，爲明信的憑證；借鏡風雅二篇詩，也是這個道理。

【註】

●【武公莊公】武公是莊公之父，莊公名寤生，●【平王】是周天子，名宜臼，因犬戎殺了幽王，他便遷都到洛邑地方，●【武】與二同，常不專一講，●【號】是國名，就指着西號公號仲，●【鄭伯】指着鄭莊公，●【交質】兩邊把東西作抵押，爲交質，質讀如志，●【界】當給與講，●【祭足】祭音蔡，就是祭仲，是鄭大夫，●【温】周縣名，在現在河南温縣，●【成周】就是現在河南洛陽縣，●【明恕】明，是不暗昧，恕，是不忌刻，●【要】平聲，當結字講，●【間】去聲，音諫，作離間解，●【澗溪沼沚】山間的水叫澗，小川叫溪，曲池叫沼，小渚叫沚，毛，就是澗溪沼沚內的草，●【蒹葭蘊藻】蒹，是浮蘋，蘩，是白蒿，蘊藻，是水艸，●【筐宮】都是竹器，方的叫做筐，圓的叫做宮，●【錡釜】錡，是有脚的鍋，釜，是無脚的鍋。

●【橫汙】是停蓄不流的水、●【行潦】就是路中水、●【薦】作祭字講、●【羞】當進字解、●【風】詩國風、●【雅】詩大雅小雅、

白話演述

鄭武公和莊公他父子相繼，做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因為鄭伯專權，就起了不信任的思想，暗地裏把政事給虢公管理，那鄭伯知道這個消息，心中狠有些怨王，平王却遮蓋說沒有這事，因此有周鄭交質一事，什麼叫做交質？質是典押的意思，因為彼此互啓猜疑，居然實行交質，無非欲鞏固國際上交際地位罷了，平王就叫王子狐往鄭，莊公就叫公子忽往周，從此周鄭和好如初，這不是交質的效果麼？後來平王崩了，周朝的臣子，要將政事委託虢公執掌，莊公大不為然，就於四月的時候，叫祭足率兵前去，奪取溫縣的麥，又於秋間，奪取成周的禾，因此周鄭失和，互相嫉惡，就不能和從前一樣了，所以後來的君子說：凡事總要誠信，如果信不由中，只怕交質也沒有益處呢，大凡天下的事，第一要明，沒有暗昧的心志；第二要恕，沒有忌刻的行爲；而又能要結之以禮，自然誠信相孚，即使不實行交質，難道還怕人離間麼？如果能夠曉得明信兩個字，是交際上的要點，那末澗、溪、招、汜的草、蘋、蘩、蘊、藻的菜、筐、筥、鍤、釜的器、橫、汙、行、潦的水，這幾種物品，算是最菲薄的東西，可祭

祀鬼神的祭品：可以做燕享王公的食品。況且有國的君子，聯合彼此的感情，如果能夠以信禮爲本，不失信用，不背禮法，那交質一事，斷然是不必的。國風上有采蘋采蘋的兩篇詩：大雅上有行葦洞酌的兩篇詩：把詩的意義解釋起來，明明說能夠有忠信的心思，不論什麼菲薄的東西，沒有一件不可以用的。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邱明 見前

「美而無子」四字就是下文的起點。
 「有寵而好兵」禍胎早已結了。
 四句一氣遞下斷定。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以上叙桓公之來歷很正見得莊公不當更寵嬀人之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十三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

世界上沒
有這樣人

順逆二字
是禍福的
關頭

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以上敘述莊公之溺愛石碯之進規具見老成謀國的深心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以上叙不聽忠言將肇禍亂

翻

世界上不好的兒子，都是從愛而不教弄出來，州吁的罪惡，全是莊公釀成的。石碯一篇話，明白曉暢，那莊公竟不睬理他，以致釀成大禍，豈不可恨。

註

●【衛莊公】衛，是國名，莊公是武公的兒子，●【齊東宮】齊，是國名，東宮，是太子所住的屋，●【得臣】齊太子的名，●【莊姜】莊公的夫人，姓姜氏，諡爲莊
●【碩人】詩衛風篇名，●【陳】是國名，虞舜的後代，●【厲嬀】莊公次夫人，姓
嬀氏，諡爲厲，●【娣】從嫁的妹子，叫做娣，●【戴嬀】就是厲嬀的妹子，●【嬖
人】莊公寵幸的妾媵，●【石碯】是衛大夫，碯，音綽，●【邪】是不正的意思，●

【驕奢淫佚】驕、是驕傲、奢、是浪費、淫、是太過、佚、是閑蕩、【階】作梯字講、①【診】音軫、安重的意思、②【妨】是害的意思、③【陵】就是干犯、④【間】去聲作離間解、⑤【六逆】是六件逆理的事、⑥【六順】是六件順理的事、⑦【速】當召字講、⑧【厚】是石碯的兒子、⑨【老】就是告老回家、

白話演述

衛莊公娶了齊太子得臣的妹子，叫做莊姜，生得十分美麗，却没有兒子。衛國人民很可憐他，所以爲他做了一篇碩人的詩。庄公因他無子，又娶陳國的女子，叫做厲嬀，生了孝伯。不幸早死，他陪嫁的妹子，叫做戴嬀，生了桓公。莊姜因自己無子，就撫育他作爲自己的兒子。其時另有一個公子，叫州吁，是寵妾所生的，偏得着莊公憐愛，那州吁恃寵而驕，又喜弄刀兵，莊公並不禁止。莊姜心下惱恨的，了不得。這時衛國有個大臣名叫石碯，諫莊公道：「臣聽見人說父親愛惜兒子，須要教他曉得義方，切勿任他走入邪路。驕呀，奢呀，淫呀，佚呀，都是邪路所從入手的啊。這驕奢淫佚四個字從何而來，這都是寵祿太過的緣故，如果要立州吁爲太子，當及早定計。倘若計還未定，這是肇禍的階梯。世界上受寵太過的人，能夠不驕傲，驕傲了，能夠受壓制，壓制了，能夠不懷恨，懷恨了，能夠不

爲亂，這實在是很少的。況且賤的害貴，少的陵長，疏的間親，新的間舊，小的加大，淫的破義，這叫做六逆。做君的該義，做臣的該順，做父的該慈，做子的該孝，做兄的該愛，做弟的該敬，這叫做六順。如果去了順，效了逆，立刻可以召禍的呀。做君的人，應該把禍亂除去才是，現在不除去反召了他，似乎有些不妥當嗎？莊公弗聽他的話，其時他的兒子石厚和州吁往來，碓也禁止不住，只得罷了。來桓公即位，石碓就從此告老還鄉去了。

莊公戒飭守臣隱公十一年

左邱明見前

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有。君。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以上叙三國共同伐許及齊魯之以許讓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

鄭莊滅心許
却礙着齊
魯相讓不
敢下手

觀得沒於地句可見生前斷不容天悔禍

死後愁許國翻覆奸情顯見

「於是乎」三字見得

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以上叙鄭莊不自有許而令許大夫百里奉其社稷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緒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以上敘鄭莊戒飭守許之臣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

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以上借君子論贊莊公作結

鄭莊狠毒心腸，自家兄弟，不見愛惜，况是許國莊公的弟，那裏肯愛惜呢？所以把許叔來崇奉，不過因事勢牽制，不得不這樣安頓，以了却那件事兒。看他吩咐百里和公孫獲的兩番話，句句是忠厚，却句句是好猾，粗心人都被他瞞過，他的機詐心，真是了不得。而左氏描寫他機詐心的筆墨，也是了不得。

註

- 【公】是魯隱公、●【齊侯】就是齊桓公、●【鄭伯】就是鄭莊公、●【許】國名，即今河南許昌縣、●【衛】國名，今河南汲縣、●【不共】共平聲，音供，說他不供給貢賦、●【許叔】許國莊公的弟、●【父兄】指同姓羣臣、●【共僇】共，音供，是供給意，僇，作安字講、●【有弟】指共叔段、●【獲】鄭大夫，姓公孫名獲、●【無寧】就是寧字意、●【茲許公】指許莊公言、●【請謁】是請託謁告的意思、●【昏媾】媾的父，叫做昏，重昏叫做媾、●【禋祀】竭誠祭神，叫做禋祀、●【固吾

【圍】牢固我的邊境、④【凡而】而作你解、⑤【新邑】指新遷都邑、就是河南新鄭、莊公父武公始遷於此、⑥【王室】指周朝、⑦【太岳】神農的後代、堯時四岳、⑧【胤】作後嗣講、⑨【累】當連累解、

白話演述

這年的秋七月，魯隱公約同齊侯鄭伯，起兵伐許，許莊公料敵不過，逃往衛國去了。這時許國已沒有君，齊侯把許讓給隱公。隱公道：你說許君不共給王朝貢賦，所以帶兵跟你來討他，他現在已服罪了，就是你有命令，讓給寡人，寡人是不敢承受的。齊侯因把許讓給鄭人，鄭莊公却不推辭，就差許大夫百里，奉着許君的弟許叔，居住許國東面的地方。吩咐百里道：上天降禍你許國，鬼神亦不幫助你許君，把討伐的事，借手於寡人，寡人不德，雖是自家的一二父兄，尚不能供給安億，豈敢以克許爲自己的功勞麼？寡人有弟叔段，尚且不能安然同居，反使他餬口四方，况這許國的地方，那裏能長久保有呢？但願你奉着許叔，能夠撫安柔順這許國的百姓呀，我打算差一個大夫名獲的來幫助你，倘然寡人能得壽終，上天悔禍，許莊公能夠復國，將來我鄭國有所請求，盼望許國像那舊親戚似的降心以相從，斷不使他族逼迫處此，和我鄭國爭這地土呢。將來我的兒孫，自保危

亡，且來不及，那裏能夠顧及許國呢。寡人所以命你守這地方，不僅爲了你們許國，也兼爲鞏固我國的邊陲罷。講畢，乃差公孫獲居住許國的西面地方，囑咐道：「凡是你們所有的器用和財賄，切不可安放在許國，我死後，你們當急急回國，我先君的新邑在此不遠，况周自東遷來久已危弱不振，許的立國，也是太岳的後代，天現在已厭棄周德了，我那裏能和許爭權呢，說罷各頒師回國去了，當時君子說：鄭莊公與這件事，很是合禮，禮的用處，所以經營國家，安定社稷，教養百姓，利益子孫的，許國無禮，便與兵討伐，肯輸服，便饒恕他，並且能度德而處，量力而行，順時而動，不連累後人，這真算是知禮了。」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邱明 見前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不能遠謀。遂入見。以上敘曹劌毅然請見，得春秋時公民愛國之熱忱。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

肉食者鄙
一句罵盡
古今尸位
素餐的人

一問一答
是量力而
動的本原

胸有成算
非紙上談
兵者可比

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信。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以上叙曹劌問公爲戰之具，見得國家戰事必以民情向背爲斷。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以上叙長勺之戰及曹劌臨敵之方略。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以上借君臣問答以見曹劌勝敵之原因。

評

大兵到了城下，勢甚危急的時候，不速講對敵的方法，反把平日獄訟的事情，說個不休，沒有不說他算迂闊的。那里知道，這就是對敵的根本，絕非後來談兵家所能夢見，看他與莊公上陣臨場，機謀百中，個個說他有大將才能，我獨說他有相臣識見。

註

●【齊師】是齊桓公的兵、●【我】是指着魯國、春秋是魯史、故稱魯國爲我、

●【曹劌】魯國人，劌音貴。●【肉食】是說在位食祿的人。●【犧牲】指牛羊豕之類。●【未孚】是說鬼神未能感格。●【獄】指爭訟說。●【長勺】魯國地名。●【轍】是車輪的行的跡。●【軾】是車上的橫木。●【伏】謂恐有埋伏。●【輟亂】謂車輟紛亂。●【旗靡】謂旗幟傾倒。●【逐】是追趕之意。

白話演述

這年的春間，齊桓公因為魯國容留公子糾，所以與師來伐，魯莊公勃然大怒，意欲和他開戰，這時候有個曹劌，夙嫻兵法，抱有大將的才略，恐怕莊公不曉得兵法，欲往見公，他的同鄉人說：這是軍國大事，應該要在位食祿的主持，你又不做官，爲什麼要去干預呢？曹劌說：他們食肉的，都是尸位素餐的一流人，沒有深思遠慮，我原是國民一份子，不忍坐視，當即入見莊公，問道：主公仗着什麼，可以與齊國開戰？莊公說：衣是衛生的，食是養生的，這是我不敢自尊，必以分給百姓，所以魯國的人，沒有一個凍餒的，這可以戰麼？曹劌道：區區小惠，恐未徧及，民心恐未必肯從呢？莊公說：祭祀時所有的犧牲玉帛，不敢有加於舊，要必以誠信爲本，這可以戰麼？曹劌道：區區小信，恐未能感格，那神明也未必降福呢？莊公說：爭訟的小獄，殺傷的大獄，聽訟的雖不能明察秋毫，但是審斷公允，

原情定罪，自不致稍有枉縱，這可以戰慄，曹劌道：這倒是一件好的事，做君的能夠盡心獄務，做民的自然感恩思報，只有這事可以一戰，如果開戰，做民的情願隨從，莊公狠爲得意，就給他兵車，偕同前往，戰於長勺的地方，莊公欲鳴鼓進兵，曹劌說：進兵的時候還沒有到，等到齊人鳴鼓三次，曹劌說：時候到了，快快鳴鼓，快快進兵，莊公就統兵前進，大戰齊師，齊師力不能禦，大敗而退，莊公欲乘勝追擊，曹劌說：且請稍緩片刻，恐怕他們詐敗誘我，這事不可不仔細呢，於是低着頭，看他的車轍，又復跨上車前橫木，望他的旌旗，對莊公說：他真敗了，快快追逐，遂大敗齊師，有死的，有傷的，有拼命逃奔的，莊公打了勝仗，心裏狠崇拜曹劌，因問劌戰時的情形，曹劌說：戰爭的事全仗勇氣，鼓所以作氣的，一鼓的時候，有勇氣勃勃的狀況，再鼓的時候，勇氣漸衰，三鼓的時候，勇氣已盡，這時候敵兵意懶心灰，早有輕視我軍的思想，我軍養精蓄銳，勇氣方盈，鳴鼓而進，那有不勝的道理，當敵兵敗退的時候，乘勝追擊，原是第一要著，倘若詐敗誘我，只怕要中他的詭計呢，所以要格外注意，不可造次，第一要視他的轍，第二要望他的旌，轍亂了，旌靡了，兵逃了，他既沒有伏兵，自然可以追擊了，這是用兵一定的方法啊。

齊伐楚盟召陵 僖公四年

左邱明 見前

先把先君
提出便見
不是我們
多事

看他小罪
即承大罪
頗有分曉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以上敘楚使問齊師見伐之由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隸。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以上敘管仲責楚使包苞不入及昭王不復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以上敘楚使對管仲一認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一推不肯伏罪遂復進兵以上敘屈完如師齊侯因誇示兵威之盛

底楚國
偏強非威
力所可備
服哩

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以上叙屈完對齊侯不亢不卑並與諸侯盟於召陵作結

齊桓靠着各國的兵力，並拿出霸主的威風來嚇楚國。倘楚國沒有能臣，慌慌張張，就懼怕起來，事便有些不濟了。看屈完問答裏頭，絕不把兵威放在心下，該承認就承認，該推却就推却，都照着事理來接應。最後說到以德這樣，以力那樣，兩層夾攻，說得齊桓默默無言，這般利害，叫我們聽了，那得不拍掌叫好。

註

●【齊侯】就是齊桓公，●【蔡】是國名，蔡叔的後代，即今河南上蔡縣，●【

楚子】楚國子爵，就是楚成王，●【風馬牛】牛歡喜走着順風，馬歡喜走着逆風，言兩不相干涉，●【不虞】作不料講，●【管仲】是齊桓的相，名叫夷吾，●【召康公

】是周太保召公名奭，●【太公】就是呂望，齊國的始祖，●【五侯】公侯伯子男五

等的諸侯、①【九伯】九州的牧伯、②【女】上聲當你們講、③【履】足跡所踏的地、
④【海】就是東海、⑤【河】就是黃河、⑥【穆陵無棣】都是齊國地方、⑦【包茅】
包、是藁束、茅、是菁茅、（禹貢）荊州貢菁茅、卽此、⑧【共】平聲、作供給解、⑨
【縮酒】祭祀時、束茅用酒來灌、叫做縮酒、⑩【徵】是質問的意思、⑪【昭王】周天
子、成王的孫、⑫【不復】謂不再爲國、⑬【水濱】是說水邊、⑭【陘】音刑、楚國的地
方、⑮【屈完】楚國的大夫、⑯【召陵】也是楚地、⑰【陳】是排列意、⑱【不穀】作
不善講、是諸侯謙恭的說話、⑲【徼】當求字講、⑳【綏】是安定的意思、㉑【方城】
山名、在南陽、㉒【漢水】卽江漢之水、是楚國入江的大川、㉓【及諸侯盟】言並不
是專與齊盟、

白話演述

這年的春天，齊桓公連合七國諸侯的兵，去打蔡國。蔡人大敗，便趁着這個勢頭，去伐楚。楚成王聽着信息，差人對諸侯的兵道：你們住在北海，寡人住在南海，像那風馬牛，絕不相干的，不料你們的足跡，竟來到我的地方，却是什麼緣故呢？齊桓公差管仲答道：從前召康公吩咐我先君太公

道：五等諸侯，九州牧伯，你們可征討他不供的罪，來夾輔我周朝。賜我先君所履的地方，東面到東海爲界，西面到黃河爲界，南面到穆陵地方爲界，北面到無棣地方爲界；你楚國所出的菁茅不入貢，王祭不供給，沒有束酒的東西，寡人因此來徵取；從前昭王到南方巡狩，不見返國，寡人因此來質問。楚使答道：貢獻不入王朝，是我寡君的罪，敢不聽命。若說昭王不返國，是不是楚境，你可往問那水邊的人。桓公見楚不認罪，就把八國的兵，分隊前進，屯紮楚國陘地。到了夏天，楚成王差屈完來探營，屈完請和，兵退，屯紮楚國召陵地方。齊桓陳列諸侯的兵，和屈完坐車中，參觀一番。齊桓公道：這些諸侯的兵，難道專爲着不穀跟來，實是要繼續先君的和好，今欲請你楚君和我我們同好何如？屈完答道：君若加惠我們社稷的神，不棄寡君，言歸於好，這是寡君很心願的。齊桓公又道：若是把這些兵來對敵，那個能抵當；把這些兵來攻城，那個城池不破。屈完答道：君若拿仁德來綏安諸侯，諸侯沒有不服，君若僅靠着威力，我楚國有方城的山爲城，漢水的水爲池，兵就是衆多，也沒有用處，桓公無可奈何，結果屈完和諸侯的兵會盟修好，桓公也只得率師而退了。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邱明 見前

把輔車唇齒相比很明白亦很切當

虞同宗號也是同宗不參觀對面

又引桓莊來比語更刻骨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以上敘宮之奇極言虞虢相依爲命初次假道滅夏陽己爲失策此次不可再假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况以國乎 以上敘虞公以晉同宗爲可恃宮之奇則歷舉同宗之亡於晉者以曉之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維

連引周書
證明神必
不享

虞公之愚
一至於此

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
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以上叙虞公以享祀
豐潔爲可恃，宮之奇則言鬼神惟德是依，並歷舉古說以證之。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十五。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師滅虢，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以上叙虞公不聽忠諫宮之奇料虞必亡

評 當真虞公是一個庸君，倘稍有見識的，一聽着輔車唇齒的比喻，就該立刻豁然變計了。那知他夢做不醒，還說「晉是吾宗，神必據我」，就是宮之奇反覆覆，把虢是同宗，來呼喚他，把書詞引證，來提醒他，他還是沈沈睡去。這等庸君，實在叫人沒有法子，真真惱殺了宮之奇，苦殺了宮之奇。

註 ①【晉侯】晉，是唐叔虞的後代，這晉侯就是晉獻公。②【虞】國名，是仲雍的後代，姬姓。③【虢】國名，虢仲虢叔的後代。④【宮之奇】虞國的賢大夫。⑤【表】當外護講。⑥【輔車相依】輔是頰骨，車是牙床，頰骨在外牙床在內，不可相離，故叫相

依、㊶【昭穆】作子孫講、㊷【盟府】是說管盟的府庫、㊸【桓莊】桓叔始封曲沃、莊伯是他的兒子、㊹【據我】是說鬼神保佑我、㊺【輔】就是佐助、㊻【馨】香遠聞叫做馨、㊼【緊】語助辭、音意、㊽【憑依】當依靠講、㊾【不臘】是說過不得十二月了、臘、祭名、㊿【不更舉】就是不待再起兵意、【襲】掩取人國叫做襲、

白話演述

晉獻公用荀息的計策，向虞國假道伐虢，把夏陽的地方奪去，這是魯僖公二年的事情，到了僖公五年，晉獻公第二次向虞國假道伐虢，宮之奇曉得晉國不懷好意，對虞公說，虢是虞的外護，虞是虢的內援，如果虢被晉滅，難道虞尚能獨存麼，況且晉國的人貪得無厭，自應拒絕假道，這不是思患預防的要著麼，第一次已經許他，難道還可答應他第二次麼，俗語說：「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你曉得虞和虢境地相連，實有連帶的關係麼，虞公說：「晉是姬姓，虞也是姬姓，本有同宗的關係，難道他會害我麼，宮之奇答道：這同宗兩個字，只怕靠不住呢，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子，因為太伯遜國，所以不嗣的，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子，做文王的卿士，功在王室，藏於盟府，現在晉國既有滅虢的野心，難道還有愛虞的心思麼，且獻公對於桓莊的支派，尚不肯加愛，自行殺戮，不留一人，也不

過因其族大勢盛，尙且下此毒手，况有一國的利益麼？虞公說：「吾敬祀鬼神，獻享豐潔，那鬼神豈有不保佑我麼？」宮之奇答道：「做臣的聽得人說，鬼神這句話狠幽渺的，對於人的一方面，沒有什麼親不親，只有對於有德的，自然能夠託他福庇呢。所以周書祭仲之命篇上說：『皇天無親，惟德是附。』又君臣篇上說：『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旅獒篇上說：『民不易物，惟德絜物。』照這樣看來，可曉得做人君的沒有德，民不和了，神不享了，難消沒有德的能夠邀神福庇麼？神所憑依的，自然必在有德的人了。倘若晉果滅虞，能夠修德敬神，那虞國的山川鬼神，也要享晉國的馨香了。虞公不聽他的說話，許晉假道，宮之奇也沒有法子，率他的族人，避禍他去，臨去的時候對人說：『虞要亡了！只怕不能等到年終臘祭的時候了！』晉國必以滅虢的兵滅虞，難道還要再行舉兵麼？這年的冬間，晉師滅虢，滅虢的兵隊，凱旋而回，駐紮在虞的地方，等到虞公沒有防備的時候，果然襲取虞國的土地，又把虞公擒去，解送晉國，這不是虞公自取滅亡麼？」

重耳遊歷諸國

僖公二十三年

左邱明

見前

歷叙從臣
姓字見得
晉又汲國
全靠那些
從臣

與塊受塊
是的一件好
笑的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以上叙重耳出亡之由及從亡

諸臣以為下文游歷諸國之案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上叙重耳在狄之事娶妻生子居十二年而始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以上叙過衛之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安收名
間有幾
個婦人能
說這句話

贊從者就
是贊公子
這個婦人
想是讀過
相書

天啓三事
却側重末
一條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
 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
 戈。逐。子。犯。以上叙在齊之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
 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殮。寘。璧。焉。公。子。受。殮。反。璧。以上叙在曹之事及。宋。宋。
 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
 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
 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十。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

露出伯主的手段子玉忘他不得怪他

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以上敘過宋鄭二國之事及楚。楚子
 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
 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
 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
 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以上敘在楚之事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
 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饗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

拜。以上敘在秦之事 凡遊八國歷十九年始得返晉

世界上英雄豪傑沒一個不是從辛辛苦苦患難中出來，看重耳出亡所到的國度，狄啦，衛啦，齊啦，曹啦，以及宋鄭楚秦啦，歷了多少危境，吃了多少苦頭，全靠著許多從臣，冒死跟他，處處周旋，得以返國，這是重耳的福氣。左氏這篇文字，把重耳一生出亡事跡，聯絡起來，見得人要有出頭日子，必先要吃些艱苦，而後能爲頂天立地的英雄。

註

①【重耳】晉獻公的兒子，犬戎狐姬所生，②【蒲城】是晉地，重耳所居，③【生祿】就是養生的俸祿，④【狄】外種人在北邊的叫做狄，⑤【狐偃】晉文公的母舅，就是子犯，⑥【趙衰】他的兒子就是趙盾，衰音催，⑦【唐咎如】是狄的別種，唐音替，咎音高，⑧【就木】木是棺木，⑨【五鹿】衛地名，⑩【曹共公】曹國的君主，⑪【駢脅】駢，音便，平聲，作比字講，脅，音翕，就是肋骨，駢脅謂脇下骨連比像一骨，⑫

【裸】音虜，是露意。⑤【薄】當迫近講。⑥【僖負羈】曹國的大夫。⑦【饋】當送字講。⑧【殮】音孫，就是飯。⑨【寘璧】是拿玉放在飯裏，不使人看見，寘音至。⑩【鄭文公】是鄭國的君主。⑪【叔詹】鄭國的大夫。⑫【同儕】是同等的國度。⑬【其波】是其餘的意思。⑭【三舍】三十里爲一舍，三舍，是九十里。⑮【鞞弭】鞞，就是馬鞭、弭，音靡，弓無弦叫做弭。⑯【囊鞬】囊，音高，所以受箭、韃，音建，所以受弓。⑰【周旋】是說對敵。⑱【晉侯】指晉惠公夷吾。⑲【外內】外，指諸侯、內，指羣臣百姓。⑳【唐叔】晉國始封的君主。㉑【秦伯】卽秦穆公，是秦國的君主。㉒【懷嬴】晉懷公子圉的妻，秦穆公的女。㉓【奉匱】奉，作捧講，匱，音移，是盛水器。㉔【沃盥】沃，當澆水講，盥，是洗手。㉕【降服】降級服了常人的衣服。㉖【河水六月】都是詩小雅篇名。㉗【降一級】下階一級。

白話演述

晉獻公的公子重耳，因爲驪姬與驪，把太子申生殺了，又譖到自己身上，重耳沒法，只得逃往蒲城，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差寺人披前往捕拿蒲城的人，欲和寺人披開戰，重耳連忙阻止，對蒲城

的人說，做臣子的，靠著君父的命，享受養生的俸祿，因此有士有人，如果既有了人，反和君父爭勝，這不是做臣子的大罪麼。我不能夠安居，只有遷徙爲良便了。重耳見追兵已到，連忙踰垣而走，寺人披拔刀追趕，把重耳的衣袖斬去，重耳拚命跳下，得了性命，一直逃到狄人的國裏，這時候隨同逃走的有許多人，狐偃呀，趙衰呀，顛頡呀，魏武子呀，司空季子呀。大家一同住在狄人的國裏，倒也安穩，比在那蒲城時，好得多呢。一日狄人的別種麇咎如和狄人反對起來，狄人率兵去伐他，獲了兩個美貌的女子，一個叫做叔隗，一個叫做季隗，統是麇咎如的女兒，狄人重耳沒有妻室，就把這兩女子送了他，重耳把年紀小的季隗取了來，做個夫人，生了伯儻和叔劉兩個兒子，又把年紀稍大的叔隗，給了趙衰，生了一個兒子，叫做盾，就是趙宵子呢。那重耳因爲久住在狄的地方，悶悶不樂，要想到齊國去遊歷，對季隗說，我要到齊國去了，你那女子不便同行，你仍舊住在這裏，等到二十五年以後，如果我不再到這裏，你就可以改嫁了。季隗說，妾今年二十五歲了，若再等二十五年，已五十歲了，行將老死，那個要娶我呢，妾自當等你回來，重耳答應了他，因想處狄以來，到今已十二年了，於是偕同狐偃趙衰輩十餘個人，一同前往，路過衛國，衛文公並不以禮接待，到了五鹿地方，因腹裏飢餓，向五鹿的野人乞食，野人把土塊給他，重耳怒不可遏，欲抽馬鞭打那

野人子犯說，這是天賜的，土是得國的先兆，有土斯有人，這不是件祥瑞的事麼？重耳就望空叩頭，拜謝上天，把這土塊戴在車上，行了數天，已到齊國了。齊桓公聽得重耳到了，格外歡迎，把自己的女兒，給他做個夫人，又給他馬八十四，這時候重耳把返國的事，撇在腦後，住的是華屋，伴的是嬌妻，騎的是肥馬，食的是美味，安安穩穩，住在那裏，把一切要緊的事都忘了。那跟來的一班人，狼不贊成，將要和重耳同走，大家聚在桑林的底下，商量出走的方法，不提防有姜氏的婢妾，在桑樹的上面採桑，他們商量的事情，統統聽見，歸去告訴姜氏。姜氏把他殺了。對重耳說：你有遠游的志向，我的婢妾曉得你們的事，恐怕他洩漏秘密事情，因把他殺了。重耳說：我沒有去的意思，姜氏說：你趕緊去罷，你曉得懷和安兩個字，是敗壞功名的禍根，貪戀女色，這就是懷呢，安居飽食，這就是安呢，你應該要割愛，難道可以埋沒英雄麼？重耳不肯答應。姜氏因和子犯商量，把最好的酒，給重耳獻飲，重耳吃得大醉，沉沉睡去，就把他載在車裏，等到酒醒，早已出了齊國境界，重耳怒氣勃勃，詢悉情形，曉得這件事，是姜氏和子犯的主見，就提戈向子犯追逐，幸虧兩旁的人勸止，沒有釀成禍事呢。到得曹國的地方，曹共公聽得人說，公子重耳生有異相，他的脅下的骨是一根的，叫做駢脅，究竟是真是假，須要他露體的時候，仔細一看，便明白了，這一日重耳正在洗浴，曹共公迫近一看，

果是真的，那重耳心裏狠有點恨他，所以後來要報他的仇了，這時候有僂負羈的妻，對僂負羈說，妾見晉公子跟來的人，都有做相國的才具，他們將來輔助公子歸國，做晉國的嗣君，一定要霸諸侯的，如果能夠霸諸侯，所有從前委屈他的，他必定要報復的，他如果要報復，那曹國有觀裸的事，一定要首受其禍的，你爲什麼不和他親近，僂負羈聽了妻子的話，狠爲贊成，連江用盤盛了熟的食物，饋送重耳，把一塊狼貴重的白璧，藏在食物的盤裏，所以表示敬禮的意思，重耳受了他的食物，把這塊白璧還他，所以表示不貪的意思，離了曹到得宋國時，宋襄公也狠優待，贈他馬八十四，及到鄭國的地方，鄭文公看他不起，並不以禮相待，叔詹對鄭文公說，做臣的聽得人說，大凡天意要開導的人，決非人力所能及的，晉公子有三件事情，都是天意所開導的，將來或者能夠做晉國的嗣君，也未可逆料，應該格外優待，才是正當的辦法，從來夫婦同姓，所生的子孫，必不繁盛，晉公子是犬戎狐姬生的，本是同姓，至今猶存，這不是天意所開導的第一件麼？晉公子自遭驪姬的難，出奔在外，現在晉國內亂不靖，上天的意思，簡直要他回國，做一個繼體的君，這不是天意所開導的第二件麼？重耳隨從的人，都有奇才異能，趙衰呀，狐偃呀，賈佗呀，這三個人的才略，比別人好得多，這不是天意所開導的第三件麼？況且晉鄭同是姬姓子孫，勢相均，爵相敵，更有兄弟的關係，倘

若有晉國的子弟到鄭，應該以禮相待，況是天意所開導的人麼？鄭文公不聽叔詹的說話，所以後來晉公子要來報這個仇了。到了楚國的地方，楚成王請重耳飲酒，大排筵席，十分優待。對重耳說，將來公子反國，諒來必定報我的，究竟用什麼報我？重耳答道：「子女玉帛，這是楚國所有的。」羽毛齒革，這是楚地所產的。至於波及晉國的，都是楚君享用的餘物，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報君呢？楚成王說：「雖是這樣說法，但總要報我一點，究竟用什麼東西報我？」重耳答道：「小子憂患餘生，若蒙大君的威靈，待返晉國，到那時候，不幸而晉楚爭雄，修治戎兵，在中原的地方，兩國開戰，我的兵隊，自當退九十里以避楚，這就是我之報君呢。若退九十里，仍不肯息兵，我也沒有法子，只得左執鞭弭，右屬囊鞬，和楚國的兵開戰便了。」楚臣子玉聽了重耳的話，心裏狠有點不服。對楚成王說：「他說的話，很沒有道理，倒不如把他殺了。」楚成王說：「晉公子的爲人，廣而儉，文而有禮。至於扈從的這班人，肅而寬，忠而能力。現在晉惠公沒有親信的人，在外的諸侯，在內的臣民，沒有一個不厭惡他，只怕就要失位呢。我曉得晉是唐叔的子孫，功勳在國，世德在人，所以後來的子孫，雖不免衰微，尚不到滅亡地位，將來能夠與晉的，只怕就是這晉公子呢。」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如果把他殺了，豈不是違天麼？違了天，必有大咎，這件事是不應該做的。」子玉也沒有話說。楚成王就差人送重耳入秦，秦伯

觀不言祿
三字人品
等就加人一

極表歡迎，就揀絕色的女子五人，送往重耳的寓所，內中有一個女子，叫做懷嬴的，重耳叫他捧着盛水的器，澆着水給他洗手，既畢，那懷嬴把水揮去，面上露出發怒的形狀，對重耳說，秦晉相匹，你是晉國的公子，我是秦國的女子，你爲什麼把賤役給我，叫我奉匱沃盥，這不是卑視我麼，重耳心裏有點害怕，連忙脫去自己的衣服，換了一套常人的衣服，似囚人的模樣，以表示他謝罪的意思，過了幾日，秦穆公大開筵宴，請公子重耳飲酒，重耳要子犯同去，子犯說，我的文詞不及趙衰，不如請衰同去，重耳就叫趙衰到來，同去赴宴，重耳賦河水的詩，秦伯賦六月的詩，趙衰代重耳說，重耳拜賜，重耳降階，向秦伯稽首，秦伯也下階一級，回敬重耳，趙衰說，大君以佐天子的尹吉甫，期望重耳，重耳那敢不拜謝大君的期望呢。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五年

左邱明

見前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以上敘晉文得國後，介之推獨不言祿。唯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焉。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

不貪天功
的人世界
上有幾

能如是乎
四字見得
他母親早
有這願意
思到此不
禁欣喜過
望了

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
 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
 上下相蒙難與處矣以上言從亡諸臣不當貪天之功是不可言祿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
 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以上叙母子三次問答是不肯言祿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
 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上叙晉侯求推不獲志過旌善是一番虛套

評

功名祿利個個都是喜歡的從前重耳在逃亡時或能把這個念頭拋却一旦返了國登了

基你爭功名我爭祿利問有那一個肯捨呢那裏知道介之推心術品行和衆人不同所以把這
些勢利念頭洗刷得乾乾淨淨經他的母親一試再試那淡泊明志的心腸越發堅絕真是令人
可敬

註

●【晉侯】就是晉文公、●【從亡】就是從前跟隨逃亡的人、●【介之推】是從亡諸臣之一、文公在亡時、腹餓不得食、推割股啖之、●【惠懷】晉惠公名夷吾、懷公、是惠公的兒子公子圉、●【二三子】指從亡羣臣、●【誣】詐欺的意思、●【上下】上、指文公、下、指羣臣、●【盍】當何不講、●【懟】是說怨恨、●【尤】當過責講、●【效】是法他所爲、●【隱】就是隱遯山林、●【顯】作顯達講、●【縣上】即介山、在今山西沁源靈石介休三縣之間、山下有縣上聚、即當日供介之推祭田的處所、

白話演述

晉文公歸國，賞賜從亡的臣子，其中有一個介之推，不談爵祿，文公却把他忘記了，所以爵祿也沒有給他。介之推道：獻公的兒子，共有九人，只有吾君一人還存在，那惠公懷公，是沒有親信的人，外而諸侯，內而羣臣，百姓，沒有一個不厭棄他的，天意未肯斷絕晉國，將來必有人主管，主管晉國的，不是吾君，是那一個呢？天實在要立他爲君，那從亡的二三子，反拿來算自己的功勞，這難道不是欺天嗎？貪取人家的錢財，還說是盜，而况貪天的功勞，算自己的功勞，這不是盜麼？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上下下，互相蒙蔽，這種人真難和他共處在朝了，他母親道：你何不也去求賞呢，倘使不

求賞而死，看那個可憐你呢。介之推答道：我已說他們不是，倘使效法他們，這個罪不是比他們更加重麼？況我已口出怨言，斷無再食他俸祿的道理。他母親又道：也應該叫他知道你的苦心啊。介推道：言是身的文采，我身已打算隱遁了，又要那文采做什麼呢？如照母親所說，是明明要求顯達了。他母親道：你真能夠這樣麼？我就和你同去隱遁便了。就此母子隱遁去了。後來晉文公四面察訪，不見下落，因此把縣上的田，作為介之推祀田。因嘆道：唉，這不是我的過麼？就借這田記我的過，且用以旌表介之推是個善人呢。

展喜却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邱明 見前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以上叙魯僖公自知不能敵齊，欲以辭令辭退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

下臣犒執事。以上叙齊未入境，展喜往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人來攻打我，却迎在犒師，便是大奇。恐不恐，別了君子，小人便有把握。

提出這個大題目來，那怕麼不，倒齊侯。

先擡舉桓公，再把率功的事來，打動叫他不得不退兵。

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以上舉先王之盟誓及齊桓之霸業，正告齊侯以明有恃無恐。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以上申言有恃無恐之故。齊

師乃還。以上言齊侯退兵。

評

齊侯劈空提一個恐字，來嚇展喜。這時候，展喜說恐固不好，說不恐又不好，忽將君子小人

兩樣分別起來，借為立脚地步，地步立得穩，就是說恐說不恐，總是無妨。然後擡出先王的命令來壓服他，使他知道我的所恃，不是沒來由的可比。再將「父親桓公能守先王之命的事奉承一番，使他欣喜，他自然不敢背着祖宗胡亂做去，這就做叫一句話勝了十萬兵。」

註

●【齊孝公】是齊桓公兒子、●【我】是指着魯國、●【北部】魯國北面的邊界、

④【展喜】魯大夫展禽的弟、⑤【犒師】用酒食去犒勞齊兵、⑥【展禽】就是柳下惠、本名獲、因邑食柳下、謚稱惠、故人稱柳下惠、⑦【縣罄】縣音懸、罄是空器、縣罄、就是說府庫空虛、像那懸的空器一樣、⑧【周公太公】周公旦、是魯國的始祖、太公望、是齊國的始祖、⑨【盟府】是藏盟誓的府、⑩【太師】是職掌盟誓的官、⑪【不協】是說不和合、⑫【棄命廢職】棄先王的命令、廢太公夾輔的職業、

白話演述

齊桓公的兒子孝公，領兵來攻打魯國的北鄙，魯僖公就差展喜前往犒師，恐怕展喜不善辭令，叫他先到展禽那邊，求他的指教。這時齊孝公還未到魯國的地境，展喜便遠遠的去迎勞他，說道：寡君探聽着大君親舉玉趾，辱臨敝邑，特差小臣展喜，前來犒師，齊侯道：你們魯人也怕我麼？展喜答道：小人是怕了，君子却不怕。齊侯道：你魯國室如懸磬，財已竭了，野無青艸，糧已缺了，却靠着什麼東西不怕呢？展喜答道：靠着先王的命令，從前我魯先君周公，和你齊先君太公，同做周室的股肱大臣，夾輔成王，成王慰勞兩公，賜以盟誓，說道：你們世世子孫，切莫相害，這兩句盟詞，載在盟府，叫太師執掌，你先君桓公，因此聯絡諸侯，不和睦的，替他和解，有闕失的，替他彌縫，有災患的，替他

急來抱佛
脚人情大
都如此

救濟，這無非是保守先王的命令啊，反到君侯即位，諸侯王皆引領望道，庶幾能率循桓公的功業，我敵邑因是不敢聚衆保守，心裏想道，那有嗣位九年，便棄了先王的命令，廢了祖父職守的道理，如果這樣，怎麼對得起你先君桓公呢？我想大君一定必不這樣，敵國靠着這個，所以一毫沒有恐慌，孝公聽了，却沒有話回答，就此收兵回國去了。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邱明

見前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缒而出。以上叙晉與秦合兵圍鄭，鄭伯遣燭之武說秦之原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

鄰厚君薄
把利害來
打動他

前日的怨
後日的患
說得入情
動聽

文公的見
識到底和
衆人不同

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

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以上言亡鄭無益於秦反以厚晉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

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

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

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以上言亡鄭不但無益於秦反以害秦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成。之。乃。還。以上叙秦伯私與鄭盟及退師子。犯。請。

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

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以上叙晉侯不肯與鄭盟及退師

區區的小鄭國，被那兩大國，用兵圍住，你看他怎樣救濟呢？燭之武却不慌不忙，瞞了晉國，

偷見秦伯，那一番話兒，全就利害上激動秦人，語語刺入秦伯心窩裏去，却粧作並不爲鄭國專

爲了秦國畫策的樣子，使秦伯不得不聽從，不得不折服，辭令之妙，真是絕頂。秦兵既退，晉兵自然立不住腳了。哈哈，他的本事，比展喜還要大的多呢。

註

①【晉侯】卽晉文公、②【秦伯】卽秦穆公、③【函陵汜南】都是鄭地名、④【佚之狐】是鄭大夫、⑤【燭之武】也是鄭大夫、⑥【絕】音墜，用繩將人懸下的意思、⑦【越國】謂隔開了晉國、⑧【鄙遠】謂鄭爲邊鄙縣分，路也很遠、⑨【陪】當加厚講、⑩【行李】指行人使者、⑪【共】作供給講、⑫【晉君】指晉惠公、⑬【焦瑕】是晉國二個地名、⑭【設版】是說築城堅守、⑮【杞子逢孫楊孫】三人都是秦大夫、⑯【戍】替他守邊、⑰【微】當沒有講、⑱【夫人】指秦穆公、⑲【敵】是說打敗其兵、⑳【以亂易整】謂秦晉二國、本整師而來，今自相攻擊，是易之以亂了、

白話演述

晉文公會同秦穆公，率兵圍鄭，爲着文公出亡時，鄭伯沒有禮貌待他，且有二心向楚，所以秦晉連兵把他團團圍住。晉兵住扎函陵，秦兵住扎汜南，鄭大夫佚之狐對鄭伯道：國勢現已危急萬分了，倘若差燭之武去見秦君，這兵一定會退的。鄭伯從他的話，宜召燭之武入見，燭之武辭謝道：臣

當壯年時候，還不如人有用，現在老了，那裏能夠做事呢？鄭伯道：吾不能早用你，現在因有急難，方來求你，這是寡人的過啊，但是鄭國果亡，你也有些不利的。燭之武因他說得可憐，就允許了他，這夜用繩索把他懸下城來，去見秦伯道：秦晉連兵，圍鄭，鄭國知道要亡了，若亡了我鄭國，果然有利益於秦，敢把這件事，煩勞你的執事。但是秦在西，鄭在東，中間隔了個晉，越國以鄙遠，君也知道不容易保守的，何必用這要亡的鄭國，去加厚晉國呢？晉國地土加厚，君的地土就加薄了。若舍却鄭國不滅，把鄭作為東道的主人，將來秦國的行人，來來往往，我鄭國可以供給他的困乏，如此君也沒有什麼害處。況且晉人向來無信，君從前也曾受過他欺騙的，就如焦瑕二縣，明說送君，不料他朝渡河而夕就設版，這事君難道不記得麼？總之晉人的貪心，沒有厭足的時候，東面既封了鄭國的地土，却又要肆其西封了，如果肆其西封，若不削小秦國的地土，還到那裏去取呢？要是真個削小秦國的地土，以利益晉國，這件事君侯也該想一想呢。當時秦伯聽了燭之武的話，很覺不錯，就暗地裏和鄭人訂盟，差杞子逢孫楊孫，三個人助他守國，就此引兵回國，這時子犯見之大怒，請文公追擊秦兵。文公道：不可，我初時沒這個人的力量，不能到此地步，因他的力量，反要擊他，這叫做不仁，失了同事的感情，這叫做不知，以自相擾亂的兵，對他整齊的兵，這叫做不武，我不如也收兵。

回去爲是，於是也引兵回國去了。

蹇叔哭師 僖公三十二年

左邱明 見前

穆公是個
霸主既曉
得問他怎
麼又不聽
他呢

一哭再哭
見得一片
忠誠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以上叙杞子請命襲鄭以見禱之所由起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日行千里，其誰不知？以上叙蹇叔力陳勞師襲遠鄭不可得及師不可潛之意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以上叙穆公拒諫及蹇叔之一哭秦師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

語有委致
不待問已
知是一個
老人了

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以上叙蹇叔之再哭秦師

評

蹇叔對秦伯的話，不但人是老成，就是謀也是老成。那裏知道秦伯竟不聽他的話，看他一哭再哭，却不是爲孟明哭，爲兒子哭，實在是爲秦國哭，爲秦伯哭。像那穆公等到他們戰敗回來，方才大哭，已是來不及了。

註

●【杞子】是秦大夫、●【北門之管】謂掌北門的鎖鑰、●【蹇叔】是秦國賢大夫、●【襲】是掩取的思義、●【遠主】指鄭國、●【孟明西乞白乙】三個都是秦大夫、●【中壽】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六十年、●【拱】兩手相合爲拱、言樹大兩手可拱抱的、●【殺】地名、在今河南洛甯縣北、地勢很險、●【陵】大阜叫做陵、●【夏后臯】是夏桀的祖、●【文王】就是周文王、

白話演述

秦大夫杞子從鄭國差人私告秦穆公道：鄭人命我掌管北門的鎖鑰，倘若密遣秦兵來襲鄭國。

王孫滿小
年紀怎

我在此做內應，那國就可得的。穆公聽了，把這件事來問蹇叔。蹇叔道：勞師以襲遠，我未聽見能贏的，兵到勞時，力必用盡，遠主又防備了他，恐怕有些不妥當麼？況且秦兵所做的事，鄭國在東方，那有不知道的，倘若秦兵勤勞而無所得，必生悖逆的心，又加路途遙遠，日行千里，還有那個不知道呢？穆公見話不投機，就辭謝了他，一面宣召孟明、西乞、白乙三個大將，使他統領大兵，在東門外會集。蹇叔對着孟明哭道：孟子！吾今天看見這兵出了國門，恐怕看不見這兵入了國門！穆公差人告蹇叔道：你有什麼見識，別人像你這般年紀，慕木早已拱了，這時候蹇叔的兒子，也在兵中。蹇叔哭而送之道：晉人來對敵，必在殽谷的地方，殽谷有兩陵，那南陵是夏后皋所葬的慕，北陵就是從前周文王所葬雨的地方，你必死在這個陵裏，等我來收你的屍骨啊。蹇叔還沒有說完，那秦兵早拔隊向東去了。

秦師入滑 僖公三十三年

左邱明 見前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以上先敘秦師之輕而無禮。王孫

麼有這樣的眼光

弦高到底
是愛國男
兒若是別
人那裏做
得到

不說破他
作內應且
與他作商
量語妙婉
生姿

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以上叙秦師過周王孫滿斷其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以上叙商人弦高矯命犒師有應急之智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以上叙鄭因弦高之報告而預為之備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以上叙秦師知鄭有備不得已滅滑退兵

做生意的人，知道生意要緊，那裏知道國事，况乘韋和牛，都是獲利的東西，怎能夠把他拋却，然而弦高的識見，却和別個做生意人不同，抱了愛國的心，做了愛國的事，且能使鄭有了預備，不中他的奸謀，這樣人實在難得啊。

註

①【北門】周天子的城北門、②【免胄】就是免去兜鍪、③【超乘】就是一跳上車、④【王孫滿】是周大夫、⑤【滑】是鄭國地名、⑥【弦高】是鄭國的商人、⑦【乘韋】乘去聲、四馬叫做乘、韋是柔皮駕馬的東西、⑧【不腆】作不厚解、⑨【從者之淹】指秦兵淹留說、⑩【客館】杞子逢孫揚孫所居、⑪【束載】束作包裹講、載作裝載講、⑫【厲兵】就是磨刀的意義、⑬【秣馬】當飼馬講、⑭【臯武子】鄭大夫、⑮【脯資餼牽】乾肉叫做脯、貨財叫做資、餼就是米、牛羊豕、牛做牽、⑯【原圖具圖】鄭秦兩國名、所以養鳥獸、

白話演述

這年的春間，秦師經過周的北門，北門是什麼地方？就是周天子王城的北門呢。不論什麼軍隊，經過此門，應該解甲束兵去盜，疾趨而過，纔是正當的道理。現在秦國的軍隊，目無天子，只叫左右

去胄下車，更有超乘的三百乘，難道算得知禮麼？這時候有個王孫滿，年紀很小，曉得秦兵過境，出外觀看，回來對周襄王說，秦國的軍隊，輕而無禮，只怕一定要失敗呢。大凡行軍的方法，第一，要不輕躁，第二，要不忽略，輕躁的必寡謀，忽略的必玩敵，況且深入險地，既忽略，又輕躁，難道能夠不失敗麼？後來秦兵到得滑的地方，鄭國的商人，叫做弦高，正欲赴周市，做買賣生涯，在途上遇見秦師，曉得他去襲鄭，就矯鄭伯的命，前往犒師，先犒他駕馬的器具，而後又犒他肥牛十二隻，對秦師說，寡君聽見貴國行師，辱臨敝邑，因差下臣弦高前來犒師，鄭是薄弱的小國，做大軍淹留的場所，居當供一日的糧草，行當備一夕的護衛，秦師聽了弦高的話，知他有備，不敢引兵前進，就在滑的地方駐紮了，那弦高連忙差人赴鄭，把秦師襲鄭的事，密報鄭伯，鄭穆公差人到客館查看，果見杞子、逢孫、楊孫三個人正在那裏束載厲兵秣馬，忙個不了，等待秦師到來，就要做內應了，當即回報鄭伯，鄭伯吃了一驚，連忙差皇武子前往，對三個人說，你們久留鄭國，所有脯資餼牽，行將告竭，不足以留戍客，現在你們束載行裝，厲兵秣馬，已表示有回國的情形，鄭國的原圖，和秦國的具圖，總是一樣的，你們何不去取具圖的麋鹿，使我鄭國得免供應，豈不兩便麼，那杞子、逢孫、楊孫三個人，聽了皇武子的話，曉得陰謀已洩，不敢久留，杞子逃往齊，逢孫、楊孫逃往宋，鄭國的地方，這時

候秦師的主帥孟明，對諸將說：鄭國已有準備了，恐怕不能襲取呢。況我的兵力單薄，糧草短少，攻不能克，圍又不繼，難道能夠取勝麼？倒不如引兵還國，諸將點首稱是，就趁便滅了滑縣回去，總算是戰勝而回罷了。

晉敗秦師於殽 僖公三十三年

左邱明 見前

遠了蹇叔
就是蹇叔
天奉我三
字說得奇

寫先軫英
氣這樣的
威烈不愧
做了伯佐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以上敘先軫請乘機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目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以上敘先軫以無禮斷秦申言秦師之當伐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以上敘晉敗秦師於殽獲其三帥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

國家大事
每被那婦
人所誤觀
他不願而
唾是何等
的急迫

這時候陽
處父只有
這樣還有
什麼好法
子呢

三年拜賜
是明明說
三年後來
報仇

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
 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以上敘文贏請釋三帥襄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
 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
 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以上敘先軫痛釋三帥之非情辭激烈公使陽處父追
 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
 惠不以纍臣鬻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
 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以上敘晉襄悔悟追三帥不及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
 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以上敘秦伯悔過責已而不責人

文公死了，晉國霸業就要歇了，那知道殺陵一戰，餘威依然存在，是文公死了，還像未死一

般，這總是先軫一人的功烈，看先軫怒釋三帥的幾句話，到現在讀了，還凜凜有生氣，不能把他當武夫看待呢。

註

●【原軫】就是先軫，是晉國的中軍大將，○【勤民】是說勞動百姓，○【繼枝】是晉大夫，○【施】當恩惠講，○【死君】是說文公死了，○【喪】指文公的喪事，○【同姓】指鄭國，○【姜戎】姜姓的戎狄，先軫收爲己用，○【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白衣從戎，故用墨染衰加絰，衰，音催，當麻衣講，絰音迭，當麻絰解，○【文嬴】秦穆公女，晉文公夫人，襄公之母，三帥，指百里孟明西乞白乙，○【暫】謂偶說一句話就放了三人，○【墮軍實】墮，作墜講，謂墜軍士的氣，○【唾】音吐，當咳吐講，○【陽處父】晉大夫，○【左驂】就是所乘左驂的馬，○【纍臣】纍囚的臣子，○【覺鼓】凡鑼鼓新成，必殺牲血，用以塗他的孔隙，叫做覺鼓，○【二三子】指回來的秦兵，○【皆】音省，當過失講。

白話演述

晉原軫說秦穆公不聽蹇叔的話，潛師襲鄭，奪取滑的地方，貪利勞民，兵心已懈，這不是上天給

我勝秦的好機會麼，天意不可失，強敵不可縱，縱敵要生巨禍，遠天必有不祥，我們今日必伐秦師，樂枝說，秦伯有納文公的恩施，晉還未報，又從而伐他的兵，難道文公已死，竟下這樣的毒手麼？原軫說，文公新死，秦沒有哀弔的意思，反敢無故稱兵，伐我同姓，這是秦人以無禮待我，從前的恩施，怎麼還要提及呢？我聽得人說，一日縱敵，遺禍數世，現在替後世的子孫除患，可說是因君死而背恩麼？那晉襄公聽了原軫的話，就發輿師的命令，並召集姜戎的兵，這時候文公已死，還沒有安葬，所以襄公素服從戎，大敗秦師在殽的地方，擒獲秦國的三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及所有的兵，沒有一個能走脫的。晉師奏凱而回，把三個主帥裝入囚車，不料襄公的嫡母文嬴，原是秦穆公的女兒，他的侍婢，把三帥被擒的事，報告文嬴，文嬴連忙去見襄公，請免三帥的死罪，對襄公說，他們三個人構成兵燹，弄得兩國失和，原非秦伯的意思，所以秦伯恨入骨髓，欲食他的肉，即使食他的肉，心裏還有餘恨呢，這三個人是秦伯所恨的，又何勞晉君責罰呢？倒不如赦歸回國，就戮秦庭，可以消寡君的恨，可以快寡君的心，豈不好麼？襄公信以為真，滿口答應，把他三個人釋放回國，原軫絕對不知，到得第二日早晨，入朝奏事，因問昨日所獲的三個敵將，現在什麼地方？襄公說夫人請求釋放，寡人已把他們三個人，一齊釋放回國了，原軫聽了這句話，心裏發怒，對襄公說，我

費武夫，費了多少汗血，纔能夠把他捉來，怎麼聽了婦人的一句話，就把三人放了，墮軍實而長寇仇，只怕晉國就要亡呢。這時候原軫怒氣勃勃，兩目圓睜，不暇他顧，竟在君前咳嗽，襄公聽得他一片忠心，並非藐視人君，所以格外原諒他，却深悔失策，連忙差陽處父前去追趕，一直追到河邊，他們三人早已下船了。陽處父心生一計，連忙解所乘的左騶，詐稱奉了襄公命，來送孟明，意欲誘他回船，可以擒拿，那曉得孟明早知他的詐計，不肯回船，在船中稽首說道，承晉君的殊恩，釋放回國，優待被擒的疊臣，不加殺戮，取血盪鼓，却差我們回國就戮，自當感荷晉君，至死不忘，倘賴晉君的惠，得能獲保首領，三年以後，要來拜謝晉君的賜呢。陽處父沒法可施，也只得空手回去了。秦穆公聽見秦師大敗，死的死，傷的傷，擒的擒，因此穿了素服，往郊外迎接孟明等入城，大哭不已，說道，我不聽蹇叔老成的說話，連累二三子，受此莫大奇辱，這不是我的罪麼，不廢孟明，妄加錄用，殺函喪師，咎由自取，這不是我的過麼，你們有什麼罪。難道我肯以一敗的小過，掩蓋了你們終身的大德麼。

趙盾弒其君

宣公二年

左邱明

見前

起頭一句
便斷定他
的不君

歷叙不君
的罪案
關繫真是胡

不能改過
的人偏說
過自己能改

組麗是怎
麼樣人能
看出恭敬
二字觸槐
而死未免
可惜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臠熊
 蹠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
 而患之以上歷叙晉靈公不君之罪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
 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
 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
 又曰衰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以上
 叙靈公飾辭拒諫及士季導君改過之誠懇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
 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公的犬
及臣的犬
多了

不說姓名
固高竟自
去了更高

直書趙盾
的罪惡真
是好史官

以止叙靈公謀殺趙盾及鉏麇觸槐之使義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

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十九夫獒焉明

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以上再叙靈公伏甲

獒獒謀殺趙盾及提彌明救主之忠勇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

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宣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

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

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以上叙趙盾之得免於難及翳桑餓人之以德報德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

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

折衷夫子
定二人的
賢否

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以上敘趙穿攻公董狐直筆反覆辯論以定趙盾弑君之罪孔子曰：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

境乃免。以上借孔子論贊作結

【譯】 桃園之難，靈公明明死在趙穿的手，並不是死在趙盾的手，董史官怎麼把這弑君的罪名，

加在趙盾身上呢。這也有個緣故，你看他亡不越境，安知不是他授意趙穿，教穿幹的呢。董史官不誅其迹而誅其心，真是一個好史官呀。

【註】 ●【晉靈公】是晉襄公的兒子，●【不君】是不像做君的人，●【厚斂】是多取

百姓的錢財，●【彫牆】彫刻宮殿的牆壁，●【彈人】是放彈打人，●【宰夫】是烹

調飲食的人，●【脔】音而，當煮字講，●【熊蹯】就是熊掌，●【舂】音本，就是舂簋

●【趙盾士季】趙盾，即趙宣子，士季，即士會，皆晉大夫，而盾爲正卿，●【溜】是

屋簷下水溜之處，●【袞】是君王的衣服，●【闕】當闕失講，●【仲山甫】周宣王的

臣子，●【驟】急遽的樣子，●【鉏麂】晉國的力士，●【觸槐】把頭撞槐樹而死，●

【提彌明】是宣子跟隨的武士、①【嗾】音族、使犬的聲、②【葵】犬高四尺稱葵、③【首山】晉國的山名、④【舍】去聲、作歇息講、⑤【翳桑】桑林陰翳處、⑥【靈輒】晉國人、⑦【箎】是竹器、⑧【公介】是爲公家的甲士、⑨【趙穿】趙衰的庶子、盾的弟、⑩【桃園】晉國地名、⑪【太史】就是董狐、晉國的史官、⑫【賊】指趙穿、⑬【懷】謂懷戀晉國、⑭【戚】當憂愁講、⑮【不隱】不隱匿趙盾的罪、⑯【受惡】承受弑君的惡名、

白話演述

晉國的靈公不像做君的樣子，橫征暴斂，做百姓的，沒有一個不怨恨的，而且窮奢極欲，峻宇彫牆，和那紂王的鹿臺差不多，靈公最喜歡在高臺的上面，手執彈弓，見臺下有人行走，就把彈弓彈他，臺下行走的人，見有彈子打來，紛紛逃避，那靈公看了就快活起來，這一天廚房裏的宰夫，因爲煮熊掌不熟，就把他殺了，藏尸舂中，使一個婦人，背負而出，形色倉皇，且有一隻死人手露在外面，却巧趙盾、士季兩個人入朝，問他是什麼東西，那婦人不敢隱瞞，就把殺死宰夫的事告訴他，趙盾、士季吃了一驚，心裏狠爲憂慮，趙盾就欲入諫，士季說，你是正卿，倘若君不納諫，還有那個好去諫

呢，倒不如我先入諫，如果不聽，你可再去進諫了。趙盾就請士季入朝，三進三伏，靈公曉得他來入諫，裝做不看見的樣子，等到士季走到屋溜相近的地方，靈公說：「你來入諫的事情，我曉得了，我已曉得自己的錯誤了，我以後改過便了。」士季稽首答道：「那個人沒有過失，如果有過失而能改，那就不能遷善了。」詩經上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照這樣看來，有過而能補過，簡直是少見的了。現在君能改過，晉國的社稷，因此可以安固，豈但做臣子的有所倚賴，連百姓都享這昇平幸福了。詩經上又說：「衰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照這樣說來，能補君過的，惟有那仲山甫了。現在君能補過，自可常服這衰服了。後來靈公非但不能改過，所做的事，統統沒有道理，那趙盾不忍坐視，時時入諫，甚有不待朝見，入內進諫的。靈公狠有點厭惡他，就差力士鉏麇前往暗殺。這時候天將破曉，趙盾的寢門已開了，趙盾穿著朝衣，因為時候尚早，坐在那裏假寐。鉏麇見他這種形狀，說道：「唉，不忘恭敬，真不愧是百姓的主了，賊害百姓的主，叫做不忠。放棄君侯的命，叫做不仁。忠信不能兩全，倒不如死了罷。」庭前有一株大的槐樹，鉏麇就望著槐樹，猛力撲去，把個頭顱觸碎了，腦漿直流，死在那裏。趙盾醒來，長歎數聲，就叫人把他的屍首埋葬了。這年的秋九月，靈公因暗殺趙盾不成，心裏狠有點忌他，特地想了一個法子，伏兵宮中，請趙盾到宮中飲酒，要把他殺了。趙盾不知是計，奉命

前來，他的侍從提彌明，聽得靈公要害趙盾，急趨登堂，對趙盾說：「臣陪君宴，不得過三爵，現在已過三爵，只怕不是敬君的禮呢。」當即扶他下堂。靈公見伏兵還沒有出，連忙呼所畜的一隻大犬，叫做葵的，去咬趙盾。提彌明把隻犬殲斃了。趙盾說：「棄人用犬，犬雖猛，也有什麼用處呢？」霎時伏兵齊出，提彌明拚命奮鬪，竭力保衛。趙盾奮門而出，提彌明寡不敵衆，被伏兵殺死，砍做肉泥了。從前趙盾在首山地方打獵，休息在桑林陰裏，見有一個人，名叫靈輒，鳩形鵠面，橫臥地上。趙盾問他有什麼病，靈輒答道：「餓殺了，三天沒有吃了。」趙盾給他食物，靈輒食其半而留其半。趙盾問他什麼緣故，答道：「小人出外已有三年，家裏還有老母，現在不知怎麼樣了，這裏去家很近，所以留這一半，想給母親吃的。」趙盾叫他吃充，另用竹器把飯和肉盛在囊中，叫他携去。後來靈輒做了靈公的甲士，所以也在伏兵裏面，倒戟以禦伏兵。趙盾得慶更生，因問你是伏兵，怎麼反來救我，答道：「醫秦的餓人，就是我呢，問他姓名里居，他不肯說，就逃走了。」這一日乙丑，靈公在桃園的地方，趙盾的兄弟，叫做趙穿，把個靈公殺了。這時候趙盾雖已出奔，尚未出晉境，聽見靈公被弑，就回來了。晉國的史官董狐，大書特書：「趙盾弑其君。」把這五個字宣告朝臣。趙盾說：「我沒有這事。」董狐答道：「你爲晉國的正卿，是個掌堂的秉政大臣，出奔的時候，沒有出晉境，反國的時候，又不討賊臣，那靈公的死

事，難道你沒有關係麼，趙盾說，唉咳！「我之懷矣，自貽伊戚」這兩句詩，正合我今日的事了，後來孔子說，董狐，真不愧為古時的良史呢，能夠書法不隱，豈是後世的史官所能及麼，趙宣子，真不愧為古時的良大夫呢，能夠為法受惡，豈是後世的臣子所所能及麼，可惜他是個良大夫，反受這弑君的惡名，如果當時越境出奔，這大逆不道的罪名，自然可以免了。

楚子問鼎 宣公三年

左邱明 見前

總到周疆
便思問鼎
可見非我
族類其心
必異

在德不在
鼎一句便
壓倒楚壯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以上敘楚子觀兵問鼎，顯有圖周之意。對曰：「在德，不在鼎。」以上敘王孫滿答楚子一言道破其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以上敘述鼎之來由，以見有德者方能有鼎。桀有昏德，鼎

可見這時
天還未
寒周室
厭

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以上言鼎遷之原因以無德者則不能有鼎德之休明

雖小句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句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以上釋明在德

不在鼎之意成王定鼎於郊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以上言周德未終鼎未可問作結

評 鼎是怎麼樣東西，楚莊劈空把他的大小輕重，盤問起來，是他的心目中，已沒有周王了，王

孫滿提出德字來折服他，見得夏商周三代變遷，不是鼎的關係，全是德的關係，喚醒他不要錯轉了念頭，後再揭出天命一段，見得周德入人之深，未可胡思亂想，真是一言重於九鼎。

註 ①【楚子】即楚莊王、②【陸渾】是允姓的戎，在秦晉西北，故城在今河南嵩縣、

③【雒】與洛通，即今河南洛陽縣、④【定王】是周天子、⑤【王孫滿】是周大夫、⑥

【勞】作慰講、⑦【鬪物】是鬪畫山川奇異的東西、⑧【九牧】九州的牧伯、⑨【不

逢不若】不若，是不順，謂不逢着不順的事體、⑩【魑魅罔兩】魑，是山神，魅，是精

怪，罔兩，是二個水神、⑪【天休】是天的福祚、⑫【桀】是夏朝亡國的暴君、⑬【

紂】是商朝亡國的暴君、**⑤**【郊郛】是周朝的王城、在今洛陽縣西、

白話演述

楚莊王攻打陸渾的戎人，便乘勝走到洛陽，耀武揚威，把兵隊陳在洛陽的疆土，周定王差大夫王孫滿前來慰勞楚莊，楚莊劈口就問那鼎的大小和輕重，王孫滿答道：從來做天子的在德的大，小輕重，並不在鼎的大小輕重，從前夏朝在有德時候，遠方圖畫了山川奇異的物品，九州牧伯都貢獻金鐵，夏禹因此鑄成九鼎，把百樣的異物形像，統統鑄在鼎上，使百姓知道神鬼奸邪和百物的真相，所以百姓入那川澤山林，不遇見不順的事，什麼魑魅呀，罔兩呀，統統都遇不着的，所以能夠上下和協，承受上天的福庇，這就是在德不在鼎的表證，後來夏桀昏亂，商湯放桀，那鼎就遷於商了，後來商紂暴虐，周武伐紂，那鼎就遷於周了，照這樣看來，如果君德休明，那鼎雖小，也就重了，如果姦回昏亂，那鼎雖大，也就輕了，上天福佑明德，有所底定的，我先君成王，昔日定鼎於郊郛地方，卜世三十代，卜年七百載，這不是上天所命的麼，現在周德雖衰，天命還未改，鼎的輕重，似未可以動問呢。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邱明 見前

問也問得
有趣答也
答得有趣

把德怨二
字分開婉
而多姿

不知二字
尤妙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以上敘楚人所以許歸知罃因荀首佐軍王遂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纍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以上言不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以上言不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以上言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

這樣報法
那個想得
得到那個說

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
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
臣禮所以報也以上晉盡忠於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以上

叙楚王重禮
知楚作結

看知楚所對既不敢怨又不敢德德怨兩忘純然是聖賢學問的話末了又說竭力致死沒
有二心又純然是英雄血性的話如此說來叫楚其那得不折服那得不心寒禮而歸之楚其還
算是好人

【公子穀臣】楚國公子、【連尹襄老】楚國老將、【知楚】晉大夫、荀首
的兒子、【荀首】就是知莊子、【俘馘】生擒叫俘、馘音帽、卽截耳、凡殺敵而
獻其左耳者、叫馘、【鼙鼓】把人殺了取血塗鼓、【不與及】是說不關和好的事、
【外臣首】外臣、是對異國君主的稱呼、首、就是荀息、【宗職】祖父的舊職、
【次及於事】謂挨次到兵旅的事、【弗敢違】違作避字講、謂不敢逃避的意思、

白話演述

晉人把在鄭所擄的楚公子穀臣和楚將連尹襄老的屍體歸還楚國，來調換一個知罃，這時候知罃的父荀首已佐中軍了，所以楚人許了他。楚共王送知罃回國時問道：你怨我麼？知罃答道：二國交兵，臣沒才能，不能夠擔任兵事，爲君王所擄，執事的不把我殺了，取血盪鼓，放歸就戮，這是君的恩惠哪？臣實沒有才能，所以被獲，那裏敢怨君呢？楚王道：照這說來，你德我麼？知罃答道：二國爲謀安社稷，舒緩民力起見，各戒除從前打仗的恨怨，相爲赦宥，因此兩釋囚臣，仍修前好，這只兩國自己有好，與我纍臣有甚麼相干，那裏又敢德君呢？楚王道：你歸晉國後拿什麼東西來報我？知罃道：臣未嘗有怨於君，君亦未嘗有德於臣，沒怨沒德，臣也不知所報呢。楚王道：雖這樣說，但是你總要報我一點，知罃答道：仗着君的威靈，纍臣得把骸骨歸了晉國，寡君卽行誅戮，身雖死了，却感君恩不朽，若靠君的惠賜，赦我死罪，把我賜給君的外臣首，首又請命寡君，使臣就戮祖廟，也感君恩於不朽，倘不得君命能發保全首領，繼嗣我祖父的舊職，以次及於兵事，那末率領偏師修治國內封疆，雖遇着君王的兵隊，亦弗敢逃避，必竭我的死力，沒有二心，盡了臣子事君的禮，這就是我報君的大惠呢。楚王道：唉！晉國未可和他競爭呢，因厚禮款待，送他歸晉。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左邱明 見前

本要說他
不好偏先
從好處說
起是反起
法

戰韓為德
不終是第
一個罪案

擅及鄭盟
是第二個
罪案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以上言韓之戰。秦人為德不卒。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以上言晉與秦同伐鄭。秦人擅及鄭盟。

蔑死我君
一疊九句
是第二個
罪案

穆公即楚
謀我是策
四個罪案

康公闕剪
我公室四
個罪案
康猶不悛
一段是第
六個罪案

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地。奸。絕。我。
 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以上言殺之戰由於秦人
之蔑我先君 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
 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以上言穆公即楚謀我不克逞志 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
 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孟。賊。以。來。蕩。搖。
 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以上言令狐之戰由秦納公子雍擾我邊疆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以上言河曲之戰由康公之入我河
曲伐我涑川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以上歸罪康公作一頓挫以引起下文 及。君。之。嗣。
 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

君亦不惠
一段是第
七個罪案

借白狄楚
人口中的
話證實秦
人反覆的
真正罪案

自及君之
嗣至帥以
命歷數
秦桓之罪

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

聚。以上言輔氏之聚由秦桓之利我有狄難而見侵擾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

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

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有令狐之會。以上言令狐之會所由起始入絕秦正文君又不祥。

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

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

於狄。曰。晉將伐汝。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

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

宣之以懲不。

一。以上歷數秦桓背盟之罪並兩引狄楚之言以證實之是絕秦主旨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爲絕秦正
旨

明明絕秦
還說求好
真是奸唇
舌

心疾首。嘸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以上言帥諸侯之師以聽命作結

評 秦晉權詐相傾，本無一定的是非，而呂相述自己功，未免過於崇護，說別人的惡，未免曲加誣誣，但是粧得像，說得透，幾乎教人不能置一詞，加以左氏寫來，有步驟，有次序，說得井井有條，竟像萬馬奔馳，不失銜勒，真是妙筆。

註 ①【呂相】是晉大夫魏琦的兒子、②【獻公】晉國的先君、③【穆公】秦國的先

君、④【文公】就是公子重耳、⑤【惠公】就是公子夷吾、⑥【韓】即韓原，晉地名、

秦穆執晉惠，就在這地方、⑦【摺】音完，當披字講、⑧【擅及鄭盟】謂私自與鄭人訂盟

約、⑨【大造於西】謂大有功勞於你秦國、⑩【襄公】是晉文公的兒子、⑪【奸絕】

是奸犯斷絕、⑫【保城】晉地名、⑬【費】音祕，滑的國都、⑭【隕】常墜字講、⑮

【成王隕命】是說楚成王爲兒子商臣所殺、①【康靈】秦康公晉靈公、②【闕翦】闕當掘字講，翦是截斷意、③【蝨賊】都是害苗的蟲，食心的叫做蝨，食節的叫做賊、比公子雍、④【介狐】晉地名、⑤【不悛】悛，音銓，是不悔改、⑥【河曲涑川】都是晉地、涑，音速、⑦【王官羈馬】亦都是晉地名、⑧【景公】即厲公的父親、⑨【狄難】亦狄潞氏的患難、⑩【箕郤】晉國二邑名、⑪【虔劉】當殺戮講、⑫【輔氏】晉地名、⑬【伯車】秦桓公的兒子、⑭【曠】當親近解、

白話演述

晉厲公，因秦晉失和，戰爭不已，沒有安甯的日子，所以在介狐的地方，和秦桓公訂立盟約，恢復從前的舊好，那桓公反覆無常，背棄盟誓，厲公勃然大怒，決意和秦國絕交，就差呂相前往秦國，宣布他的罪狀，說道，秦晉交好，並非自今日始的，從前我晉獻公和秦穆公，因爲聯絡邦交起見，互相和好，併力同心，歃血訂盟，歷久如常，又把伯姬下嫁秦國，做秦穆公的夫人，這不是兩國最和好的時候麼，不料上天降禍，驪姬與讒，重耳逃往齊國，夷吾逃往秦國，後來獻公死了，那穆公不忘舊德，納我惠公，做一個奉祀的晉君，可惜不能成就這個鉅勳，秦晉交兵，在韓的地方，把個惠公執去，幸

虜呂錫甥的婉言相告，穆公也深悔前非，就把惠公釋放了，等到惠公死後，公子重耳出亡在外，又得穆公的扶助，回歸晉國，這算是穆公的功勞呢，文公却躬擐甲冑，不顧山川險阻，約會山東的諸侯，他們都是虞夏商周的後裔，統統叫他來朝秦國，總算是報舊日的恩德了，這時候鄭國的人騷擾秦國的邊境，文公率領諸侯的兵隊，會同秦師圍鄭，那鄭國的燭之武，夜入秦營，行賄求和，穆公並不和晉國接洽，擅和鄭盟，所以諸侯恨他，都要聲罪致討，文公不敢怨秦，背已，又恐衆怒難犯，反要勸告諸侯，叫他們勿得和秦爲難，因此秦師得以安全回國，這不是文公的好處麼，不意晉國無祿文公死了，在穆公一方面，應該追念舊好，來晉弔慰，那曉得穆公心懷不良，輕視我既死的文公，小看我新立的襄公，侵突我晉國的殺地，斷絕我先君的舊好，侵犯我保聚的城池，殄滅我同姓的滑國，散離我和好的兄弟，擾亂我同盟的鄭國，傾覆我安寧的國家，我襄公還沒有忘君的舊勳，只怕社稷傾危，蹈滑國的覆轍，所以有殺的一役，我襄公把秦師打敗了，心裏很覺抱歉，因向秦國求和，不料穆公聯合南方的楚國，協而謀我，幸虧天心厭亂，楚成王死了，所以穆公把伐晉的協約打消了，過了幾年，秦穆晉襄，統統都死了，秦康公晉靈公，先後即位，那康公是我伯姬生的，原是晉國的外甥，應該重修舊好，念甥舅的親誼，蓋先君的前愆，不意聽信臣下的說話，闕翦我的

公室，覆傾我的社稷，領了晉國的孟賊公子雍，蕩搖我的邊疆，所以有令狐的一役。秦師又被我打敗了。在河東的地方，把秦師打得落花流水，那康公還不知悔改，又率大兵，侵我的河曲，伐我的涑川，掠我的王官，剪我的羈馬，所以有河曲的一役。秦師又被我打敗了。康公力不能支，帥師夜遁，這真是咎由自取，從此兩國不相往來。東道不通，難道不是康公絕我好麼？到得大君繼位以來，我景公引領西望，對臣下說：秦桓公新立，如果捐棄前嫌，能夠撫卹我晉國，豈非我晉國的幸事麼？不意桓公出其不意，乘我有赤狄潞氏的兵禍，襲入我的河縣，焚燒我的箕郛，芟夷我的農功，虔劉我的邊陲，所以有輔氏的一役。這時候君也知兩國構兵日久，兩敗俱傷，都有不利的情形，因此求福於先君獻穆，重修兩國的舊好，差公子伯車來晉，對我景公說：我秦國和你晉國同好棄惡，復修舊日的盟誓，追念先君的功勳，這不是秦晉媾和的好機會麼？那曉得事不湊巧，盟誓的手續，還沒有完備，我景公已去世了，我厲公嗣位，不敢有負前約，所以在令狐的地方，和秦桓公訂立盟約，從此以後，永復舊好，不料桓公歸國，就起了不良的心，背棄盟誓，反覆無常，這不是秦國的不是麼？白狄和秦國同處雍州，他是秦國的仇讎，晉國的婚姻，因為不利於秦，桓公差人來晉，對寡君說：我和你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的威，就答應了，君又用反間的計策，對白狄說：晉將伐你，你應該設法抵

禦他，那曉得狄人早知是秦的鬼計，口雖答應，心實憎惡，他竟把這事，差人告我，所以寡君洞悉情形，把這事宣告大衆，這不是秦國的不是麼，那楚國的共王，也惡秦人反覆無常，差人來晉，對寡君說，秦背令狐的盟，要和我國媾和，他的盟誓上說「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我國雖和晉往來，也不過惟利是視」，不穀惡他沒有誠心，所以把他的盟誓宣布出來，要想懲戒用心不一的人，這不又是秦國的不是麼，天下的諸侯，聽了楚共王的話，沒有一個不痛心疾首，和寡人親近起來。現在寡人統率諸侯的軍隊，聽命秦國，並沒有他意，也不過惟好是求罷了，君果能夠幡然覺悟，惠顧諸侯，矜哀寡人，重修當日的盟誓，實是寡人所心願的，自當承大君的意，叫諸侯引兵退去，那裏敢輕開兵釁呢，如果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決不能以諸侯之兵退回去了，所以把這事宣布出來，戰呀和呀，請執事悉心圖謀，早定對付的方法罷。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左邱明

見前

看他立於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

以上敘莊公淫亂，崔子弑君之由。

崔氏之門外已見胸有定見

君民者一
段見得君
臣大義當
以社稷為
重不得徒
私其君
枕尸股而
哭臣禮已
盡何必死
呢又何必
行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以上叙晏子對於莊公之難不死不亡不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以上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以明己之所以不死不亡不歸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以上叙晏子哭尸盡禮

在專制時代，人臣各私其君，做君的，無論如何殘暴，如何淫虐，或犯罪為人所殺，做臣的，必

定要從君而死，纔算是忠，纔算是能死難，這不是個大大的迷信麼？我國數千年歷史中，能破除這個迷信的，祇有晏子，看他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六句，說得大義凜然，真可為我們共和國民的先導。

註

●【崔武子】是齊大夫、名杵、○【棠姜】是齊棠公之妻、故稱棠姜、●【莊公】是齊國淫亂之君、●【晏子】是齊大夫、名嬰、號平仲、●【其人】是左右的人、●【社稷】社、是土神、稷、是穀臣、此處作國家之代名詞、●【私暱】指嬖近的臣子說、●【三踊】是以脚頓地三下、

白話演述

棠公死了，崔武子往弔，見棠姜貌很美，就要他做妻，他的君莊公見了，暗和棠姜私通，崔子就把莊公殺了，這時晏子立在崔子的門外，左右的人說，你死麼？晏子答道，莊公不是我一個人，我怎麼死呢？左右的人又說，你行麼？晏子答道，我沒有什麼罪，我怎麼要逃呢？左右的人又說，你歸麼？晏子答道，莊公死了，我還到那裏去呢？做人君的並非要他陵壓下民，是要他做社稷的主，做臣的並非為著俸祿，是要他佐君以養社稷的，所以君為社稷死的，做臣的應該和他同死，君為社稷亡的，做臣的應該和他同亡，如果為了自己死的，為了自己亡的，不是他的嬖近私人，那個肯任其禍呢？況且他們把自己的君殺了，和我並沒關係，我為什麼要死？我為什麼要行？我也沒有歸的地方了，等了許多工夫，門開了，晏子進去，枕着莊公的尸，大哭一回，哭完了，立起來，把隻腳望着地，蹀了

三下，就走出去了，崔子的私人對崔子說，晏子的人很可惡，為什麼不殺他呢？崔子說，他是個賢臣，是百姓所仰的，我不殺他，還可以得着民心呢。

季札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左邱明 見前

吳公子到魯，獨請觀周樂，便見他胸懷高曠，和別人不同。

歌詩用字，三段文字，看他或增，寫來或明，或減或極，抑揚之妙。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以上叙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以上評論周南、召南。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上評邶、鄘、衛三風。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以上評論鄭風。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以上評論齊風。爲之

讚小雅大
雅一唱三
嘆讀之令
人神往

贊頌獨說
至矣哉可
見與他樂
更有不同

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以上評論幽風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憂。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以上評論秦風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以上評論魏風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以上評論唐風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以上評論陳風自。鄆。以。下。無。譏。焉。以上評論鄆以下作一結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以上評論小雅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以上評論大雅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倍。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贊各舞段
段變句句
化真是絕
妙大文

健一收尤警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以上評見舞象

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以上評論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以上評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

難也。以上評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以上評

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禱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也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以上

評論韶箭
作一總結

季札的神智器識本是春秋第一流人物，所以他到魯國觀樂，並不像普通人祇知其聲音

之美，歌舞之妙，你看他入於耳，會於心，將歷代的興亡治亂，辨之不爽毫厘，真是天下第一明智之士，左氏寫來，層層變化，層層贊嘆，却又是天下第一篇出神入化的好文章。

【吳公子札】是吳王壽夢的兒子，亦叫季札，【來聘】聽是問好，來聘，是

到魯國來問好、③【周樂】是周朝之樂、從前成王賜魯以天子之樂、故周樂全在魯、
④【周南召南】詩經上的篇名、皆文王之詩、分繫於周召、列爲國風之首、⑤【始基
之矣】謂爲王化之始基、⑥【邶鄘衛】皆國名、在今河南、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
武庚居邶、管叔居鄘、蔡叔居衛、後三監叛、周公滅之、地皆併入於衛、故三國之詩、
皆是衛詩、不過各異其名呢、⑦【康叔武公】康叔是周公之弟、武公是康叔九世孫、
⑧【王】王風、詩篇名、皆平王東遷後之詩、⑨【鄭】卽鄭風、詩篇名、⑩【齊】卽齊風
詩篇名、⑪【豳】卽周之舊邦、從前公劉所居、在今陝西邠縣、⑫【秦】卽秦風、在今
陝西、⑬【魏】卽魏風、⑭【唐】卽唐風、晉始祖叔虞所封之地、⑮【陳】卽陳風、⑯
【鄘】亦國名、在今河南密縣、⑰【小雅】是天子之詩、述其政法、⑱【大雅】亦是
天子之詩、陳文王之德、⑲【頌】卽周魯商三頌、謂樂章之兼有舞容者、與風雅各別、
⑳【象箛南籥】皆是文王的樂、舞者所執、象箛是武舞、南籥是文舞、㉑【大武】是武
王的樂、㉒【韶濩】是商湯的樂、㉓【大夏】是夏禹的樂、㉔【韶箛】是虞舜的樂、
㉕【觀止】謂觀樂至此、算是很滿足了、

白話演述

吳國和魯國，向來是不往來的，這回吳王差公子札來聘，魯襄公很優待他，那公子札要觀周樂，襄公就叫樂工爲他歌周南召南，公子札說，好極了，這周南召南，是文王的教化，可惜還有商紂的遺俗，那末教化就不普及了，但是勤勞政事，已沒有怨恨了，又爲他歌邶鄘衛，公子札說，好極了，這邶鄘衛，是受康叔武公的教化，意旨深遠，比那亡國聲音好多了，所以民雖憂思，還不到困窮的地步呢，我聽見衛康叔武公的德化，入人最深，所以有這樣的效果，這就叫做衛風呢，又爲他歌王，公子札說，好極了，這王風，是周平王東遷以後的詩呢，聽他的聲音，有憂思的，還沒有恐懼的，周室東遷，比那先王的時候大不相同了，又爲他歌鄭，公子札說，好極了，可惜鄭國的政事，煩瑣已極，民弗堪命，只怕不能夠長治久安，就要亡國呢，又爲他歌齊，公子札說，好極了，這齊是東海的雄邦，泱泱大風，可以做東方諸侯表式的，恐怕就是太公了，那齊國一定還有復興的希望，這時候正未可限量呢，又爲他歌豳風，公子札說，好極了，這豳風的聲，坦蕩而沒有邪曲，所以樂於農事，不爲荒淫，這是周公居東時所做的詩啊，又爲他歌秦風，公子札說，這是夏聲麼，那秦是西戎，能夠變戎而爲夏，

他抱的志願，是大極了，恐也是周室舊地的餘音呢，又爲他歌魏風，公子札說，好極了，這魏風有中庸的聲音，大而和順，險而易行，如果能夠輔之以德，那就是賢明的君了，又爲他歌唐風，公子札說，這唐國的風俗，憂深思遠，恐有陶唐氏的遺民罷，倘若不是唐堯的後裔，只怕沒有這樣呢，又爲他歌陳風，公子札說，這陳國似沒有君，只怕不久就要滅亡呢，鄆風呀，曹風呀，他的聲音甚微，沒有可以贊美，也沒有可以譏誚，所以自鄆以下，那公子札沒有說了，爲他歌小雅，公子札說，妙極了，這時候的百姓，思文王的德政，沒有携貳的心思，痛商紂的虐政，沒有怨詈的說話，這不是周德尙小的時麼，只怕還有先王的遺民呢，又爲他歌大雅，公子札說，聽大雅的聲音，有這樣廣大，完全是和樂的景象，曲而有直體，那不是文王的盛德麼，又爲他歌頌，公子札說，妙極了，沒有不到了，周頌呀，魯頌呀，商頌呀，這三頌的聲音，直遂而不傲倨，委曲而不屈撓，和君近的謙讓不遑，那裏有凌逼的形狀呢，和君遠的猜疑悉泯，那裏有携貳的心思呢，能夠以德自守，自然遷而不淫了，能夠政教日新，自然覆而不厭了，能夠當哀而哀，自然哀而不愁了，能夠當樂而樂，自然樂而不荒了，能夠量入爲出，自然用而不匱了，能夠由近及遠，自然廣大不宣了，能夠博施濟衆，自然施而不費了，能夠見得思義，自然取而不貪了，能夠守之以道，自然處而不底了，能夠制之以義，自然行而不流了，五聲和

了，八風平了，節有度了，守有序了，這不是商周魯盛德之所同麼，又見有舞象箭南籥的，公子札說，這不是文王的樂麼，好極了，可惜三分有二，那德化還沒有普及呢，又見有舞大武的，公子札說，這不是武王的樂麼，好極了，周朝全盛的時代，果有這樣的狀況麼，又見有舞韶濩的，公子札說，這不是商湯的樂麼，那商湯的度量寬宏，可惜放桀南巢，還不免有慚德呢，這不是聖人處變的難處麼，又見有舞大夏的，公子札說，這不是夏禹的樂麼，好極了，那夏禹治水有功，能夠不自其矜功，難道是他人所能及麼，又見有舞韶的，公子札說，這不是虞舜的樂麼，那舜德如此其大，好像蒼蒼的天，沒有不覆幬的，好像茫茫的地，沒有不負載的，不論什麼盛德的人，總不能及他呢，我看到這地方，算是很滿足的了，如果另外還有他樂，我也不要觀了。

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一年

左邱明

見前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以上叙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不以爲可

子產曰：不可。

初說可否
還是婉商
繼說不可
就是直斷

人愛子愛
兩相對照
顯出用愛
的差處

子皮肯自
認爲小人
就進了君
子的地位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以上第一喻言。愛人以政反以害人。
 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以上第二喻言。自己與子皮關係甚大。不能不盡言。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
 爲美錦。不亦多乎。以上第三喻言。尹何斷不可爲邑。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以上第四喻言。申言以政爲學之害。子皮曰。善哉。虎不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
 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

危卽見告
真不愧個
忠字

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以上敍子皮悔過之速及受教之誠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以上敍子產進諫之忠及子皮推賢之勇

評

譬喻的文着實不容易做，譬喻不真切，終是沒味道。看這篇文章，操刀使割一喻，棟折榱崩二喻，學製美錦三喻，田獵射御四喻，都親切有味，又衣服附身是五喻，何等明白，子面吾面是六喻，何等爽快，要學善做譬喻文的人，所把這篇熟讀。

註

①【子皮】名罕虎，鄭國的上卿。②【尹何】鄭人。③【愿】當謹厚講。④【叛】是違反意。⑤【以政】叫他爲政。⑥【操刀】就是執刀。⑦【榱】音崔，就是椽。⑧【厭】讀作壓，義同。⑨【貫】當習慣講。⑩【厭覆】就是壓覆。⑪【不足】是說智不足以謀家。⑫【委政】是托以國事。

白話演述

子皮是鄭國的上卿，要想命尹何做個邑大夫，子產道：尹何年紀太小，不知能殼做官麼，子皮道：

他爲人很謹厚，我很愛他，一定不會叛我的。叫他好好學，習將來自然能明白治禮的了。子產道：這是不可以的，別人的愛人，都是求有利益的，現在你的愛人，却叫人去學做官，是像那未能拿刀的人，反叫他去宰割，其傷害必多，我看你的愛人，簡直是害他罷了，那個敢求愛於你呢？你在鄭國像屋宇有棟柱似的，棟柱若斷，椽子也就壞了，我公孫僑也要壓死了，僑怕壓死，敢不盡心和你說麼？比方你有一匹美錦，一定不肯叫人學裁，那大官，大邑，是身家所靠以爲安的，反叫人去學治，一官一邑難道不比那美錦加重些麼？僑聽人說，學好了，然後爲政，未聽見說以政事爲學的，如果照這樣做去，必有大大的害處，比方田獵的人，射御慣了，然後能得禽獸，若平日不會登車，又未習熟射御，只怕顛敗傾覆的來不及，那裏還有工夫想得禽獸呢？子皮道：你的話真不錯啊，我實不聰明，所以見不到，我聽說君子用力在大的遠的，小人用力在小的近的，我實在是個小人啊，衣服緊貼在身上，我知道慎重，那大官大邑，所靠以爲安的，我反遠而忽之，倘不是你和我說，我真不知道哪，從前我曾經說過，請你料理鄭國，我只料理我家，以求安身，總還可了，現在才知道連我的家亦不能料理呢，從今以往就是連我的家事，亦請聽你的安排罷，子產道：人心不同，像那面孔一般，我難道敢說你面孔像我面孔麼，但是我心下見得不安，所以不敢不老實和你講啊，子皮因此見得子

產很是忠心所以把國政就委託他，那子產因是能毅執着國政。

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左邱明 見前

怎見得孔子無勇，人彌便不知。

却萊兵是寫孔子的勇一。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以上敘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齊人陰謀劫魯

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以上敘孔子以大義責齊，却退萊兵。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指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

改盟書是
寫孔子的
勇二

罷享禮是
寫孔子的
勇三

吾以供命者亦如之。以上敘孔子使茲無違改正盟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以上敘孔子以非禮責齊因罷享禮

世人都說孔子是儒教之祖，仁德餘勇却不足，這句話錯了，你看他夾谷之會，不動聲色，居然能却退萊兵，又改正齊國的盟書，又罷止非禮，饗宴便小人一片機謀，都消歸烏有，這是何等的嚴毅，何等的勇敢，那犖彌說孔丘知禮而無勇，真是毀鳩不識大鷗了。

【公會齊侯】公，是魯定公，齊侯，是齊景公。【祝其】是地名，在今山東萊蕪縣。【夾谷】就是祝其。【孔丘相】孔子名丘，相，是輔佐定公行禮。【犖彌】是齊國的大夫。【萊人】是萊夷的人。【士兵之】是命士師之官，率兵擊退萊人。

【愆義】是害義、④【遯辟之】就是立命退去萊兵、⑤【載書】就是盟書、⑥【茲無還】是魯國的大夫、⑦【汶陽之田】本是魯地、爲齊人所奪、因此要求其仍歸還魯國、
●【將享公】謂欲乘享宴時、害魯定公、●【梁丘據】是齊景公的嬖臣、●【秕稗】穀不成熟者叫秕、草之似穀者叫稗、

白話演述

這年的夏間，魯定公會齊侯在祝其地方，祝其是什麼地方，就是夾谷啊。這時候孔子做魯國的司寇，所以隨同魯定公去的。齊大夫犁彌對齊景公說，孔丘這個人，禮是曉得的，那勇是沒有的，如果差萊人用兵劫魯侯，那魯國沒有防備，自然可以得志了。齊景公聽了他的說話，就叫萊人率兵往劫。孔子連忙把定公退出會所，對定公說，他萊人沒有禮，應該叫士師率兵攻擊。今天兩君相會，原爲修好的意思，不料萊人反敢用兵搗亂，這豈是齊君會諸侯的本意麼？而且萊地僻遠，那裏好謀問諸夏呢？萊夷卑賤，那裏好擾亂中華呢？萊國俘囚，那裏好干犯盟誓呢？兵乃凶事，那裏好偏近和好呢？照這樣看來，對於神，只怕有點不祥呢；對於德，只怕有點害義呢；對於人，只怕有點失禮呢。我想齊君決不會這樣，齊景公聽了孔子的話，心裏有點抱愧，暗叫萊人立刻退去，等到將插盟的

時候，那齊人又在盟書上，加上幾句說，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就差
茲無違向神一揖，對齊人說，「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見魯盟不屈，想享
魯定公，乘機害之，孔子對梁丘據說，齊魯兩國的舊典，你豈不知道麼，盟事已完，還要設享禮，是辛
苦貴國的執事了，況且犧象的酒器，是不得出國門的，鐘磬的嘉樂，是不可野合的，如果享已具了，
那就是棄禮了，如果享未具哩，那就是用秕稗了，如果用秕稗，豈不恥辱兩國的君麼，如果棄舊典，
豈不自取其惡名麼，總之夾谷非享禮的地方，不論成享和不成享，統統是不可以的。大凡享禮的
舊典，所以昭明有德的，如果不能昭明有德，倒不如不享爲佳啊，梁丘據就把這話對齊景公講了，
齊景公知道不合於禮，就把這件享公的事打消了。

中華民國卅九年九月五日

贈送



80

373002

